□ 12
3764
276

D12
3764
296

公羊義疏五十一　句容陳立卓人著

成三年
盡七年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疏〕穀梁注云宋衛未葬而自同於正君故書公侯以譏之

辛亥葬衛繆公〔疏〕釋文繆音穆左氏穀梁作穆詳隱三年包氏慎言云正月書辛亥據厥爲二月朔日按如包氏所推則爲過時而日隱之也

二月公至自伐鄭〔疏〕舊疏云莊公六年傳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何氏云此謂公與二國以上也然則此言公至自伐鄭者不得意故也通義云時諸侯次於伯牛遣師東侵鄭敗於氾與故以不得意致伐也舊疏又云莊六年注云皆例時今此書二月者爲下甲子出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疏〕包氏慎言云二月書甲子月之十四日

91-309

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注〕以無新宮知宣公之宮廟〔疏〕穀梁傳曰新宮者何禰宮也注謂宣公廟也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杜亦云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范所本也○注以無至宮廟○校勘記云按當作以無新公乃合魯無新公之煬宮魯桓公廟謂之桓宮僖公廟謂之僖宮煬公廟謂故疑之而問也宣宮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注〕親之精神所依而災孝子隱痛不忍正言也謂之新宮者因新入宮易其西北角示昭穆相繼代有所改更也〔疏〕通義云始入以神事孝子之志也穀梁傳曰迫近不敢稱謚○注親之至言也○穀梁注云言親禰也桓僖遠祖則稱謚恭也注迫近宮廟未忍遽言宮廟親之神靈所憑居而遇災故以哀哭爲禮故亦不忍正言其謚也○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御覽引舍人云古者徹屋西北屏以炊沐汲者乞而復之古謂之屋漏也釋名曰西北隅曰屋漏禮每有親死者撤屋之西北隅薪以爨竈煮沐供諸喪用時若值雨則漏遂以名之也必取是隅者禮既祭改設饌於西北隅喪大記云甸人取所徹饌於西北隅是劉熙所引之禮也劉與舍人同義爾雅疏引孫炎云屋漏者當廟之西北屏薪用爨之唯曰雨漏訓屋漏爲增成其義爾詩疏引孫炎云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按有司徹云有司徹饌於宮中西北隅鄭注云於此尸謖改饌當室之白曾子問陽厭之事當室之白鄭注云得戶明者也蓋西北隅爲幽隱之地漏見日光故爲當室之白義本康成也按穀梁傳壞廟之道易檐可也即謂易其西北角當在祏廟時與新死撤西北屏者自是兩事毛氏奇齡春秋毛氏傳云新主入廟禮無明文唯春秋吉禘在二十七月繼禘之後以禫月遇吉祭雖可以奉主祭廟然猶是祔祖而不以妃配必逾月吉禘然後遷祖於禰廟名曰新宮今宣以十八年十月薨則成二年十一月爲大祥三年正月爲禫至是二月禫已逾月正二十八月吉禘之際其名新宮當在吉禘後已經遷主故燬而哭之也新宮即先公之宮先公居五廟之末名曰新宮而實則舊廟必待吉禘之日將四親廟并祧合食大祖及其臨徹先迎高廟一位隨諸祧主還遷廟中然後逐隊隨三親歸分高曾祖禰而各入廟焉是一日不遷廟則一日不易廟也若謂丹楹刻桷經稱桓宮而此稱新不稱宣必非無故則以丹楹刻桷在莊二十三年此時已舊而不新故稱桓耳若初入廟則未有不稱新者不聞夏宗伯稱新鬼大烝故不忍正言若丹楹刻桷無所不忍即在莊公初年亦可正稱桓宮矣其言三日哭何注〕據桓僖宮災不言三日哭〔疏〕注據桓至日哭

○鄂本據作據桓僖宮災見宣三年廟災三日哭禮也注善得禮痛傷鬼神無所依歸故君臣素縞哭之〔疏〕○穀梁傳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注痛傷至哭之○白虎通災異云何以言災有哭也春秋曰新宮災三日哭傳必三日哭何也禮也所以然者宗廟先祖所處鬼神無形體曰今忽得天火得無爲災所中故哭也禮記檀弓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注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也故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廟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注太廟始祖廟宗廟皆然記主於始祖言耳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注此象宣公篡立當誅絕不宜列昭穆成公幼少臣威大重結怨彊齊將不得久承宗廟之應〔疏〕○穀梁以爲宣公不言謚蔡也劉向五行志上云新宮災穀梁以爲時魯三桓子孫始執國政宣公欲誅之恐不能使以爲時魯三桓子孫歸父如晉謀未反宣公死三家譖歸父於成公成大夫公孫歸父如晉謀未反宣公死三家譖歸父於成公成公父喪未葬聽讒而逐其父之臣使奔齊故天災宣廟明不公父喪未葬聽讒而逐其父之臣使奔齊故天災宣廟明不用父命之象也一曰三家親而亡禮猶宣公殺子赤而立亡用父命之象也一曰三家親而亡禮猶宣公殺子赤而立亡禮而親天災宣廟欲示去三家也董仲舒以爲成居喪無哀禮而親天災宣廟欲示去三家也董仲舒以爲成居喪無哀戚心數興兵戰伐故天災其父示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也一戚心數興兵戰伐故天災其父示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也一曰宣殺君而立不當列於羣祖也經義雜記云按公羊當從

董說天意以成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不如災之欲成公之追念其父寢兵息民也若謂以宣篡立故災之則天何不誅之於未亡之先而必欲災之於入廟之後乎何注謂臣威太重結怨彊齊將不得久承宗廟之應〔疏〕○穀梁以爲宣公不言謚蔡也劉向以爲時魯三桓子孫始執國政宣公欲誅之恐不能使大夫公孫歸父如晉謀未反宣公死三家譖歸父於成公成公父喪未葬聽讒而逐其父之臣使奔齊故天災宣廟明不用父命之象也一曰三家親而亡禮猶宣公殺子赤而立亡禮而親天災宣廟欲示去三家也董仲舒以爲成居喪無哀戚心數興兵戰伐故天災其父示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也一曰宣殺君而立不當列於羣祖也經義雜記云按公羊當從

其宜也然則桓正宜立隱是左媵之子據位失宜而桓弒之雖曰篡君其罪差輕是以不災其廟豈若宣公以庶篡嫡其子失政故災其宮矣而哀三年桓宮僖宮災者彼是已毀後復立之是不宜立故天災之不謂怒其篡隱也按舊說亦泥桓宣同爲弒君無分輕重桓廟不災或偶不災爾天道遠人測乎況桓公不終於齊受害哲婦天之報之者不爲不燦矣故不必更災其廟與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率師伐許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率師圍棘

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注〕棘民初未服於魯〔疏〕杜云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大事表云今當爲泰安府肥城縣地水經注汶水篇汶水又西溝水注之水出東北馬山西南流徑棘亭

春秋成公三年叔孫僑如圍棘南去汶水八十里方輿紀要在兗州甯陽縣西北○注棘民至於魯○舊疏云言初未服者欲言終服於魯矣公羊之義以圍爲不克之文若其得之而言圍者正謂當時未克何妨終得之乎　其言圍之何〔注〕據國內兵不舉〔疏〕注據國至不舉○舊疏云即定八年公斂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之是也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圍以起之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圍之當與圍外邑同罪故言圍也得曰取不得曰圍〔疏〕左傳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注不聽至起之○易艮象傳不拯其隨未退聽也疏聽從也故昭二十六年左傳姑慈婦聽亦謂婦從也不從故叛成十六年左傳鄭伯如晉聽成注聽受也不受成亦即叛義必內諱叛故於書圍起之○注不先至圍之○論語季氏云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不然故譏之舊疏云國內之兵本自不書而此書者惡其失所會與圍外邑同矣○注得曰取至曰圍○舊疏云取者是得文故言得曰取即上文取汶陽田及哀九年宋皇瑗帥師取鄭師於雍丘之屬是也不得曰圍者即定四年楚人圍蔡之屬是也

大雩〔注〕成公幼少大臣秉政變亂政教先是作丘甲爲鞏之戰

伐鄭圍棘不恤民之所生〔疏〕注成公至所生○作丘甲見上元年鞌之戰見上二年伐鄭圍棘並見上桓五年傳大雩者何旱祭也注祭言大雩大旱可知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疏〕左氏作廧咎如穀梁作將咎如古將牆皆从爿得聲通廧當是从牆之省聲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引書大傳洛誥傳負廧而歌又多士傳天子賁庸鄭注廧謂之庸又說棘廧外閉之即祭義之棘牆也詩小雅常棣兄弟閱于牆釋文牆本或作廧是也左傳曰討赤狄之餘焉杜注廧咎如故討之大事表云按是年赤狄之種盡絕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疏〕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丙午丁未一爲閏月之朔日一爲閏月之二日也

此聘也其言盟何〔注〕據不舉重嫌生事故此以輕問重也〔疏〕

注據不至重也○舊疏云春秋之義舉重略輕即莊十年傳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是也今聘盟兩受命書故云不舉重矣嫌生事者嫌是荀庚初受命但聘至魯生事而盟故曰嫌生事也以輕問重者聘輕而盟重即此傳云此聘也其言盟何是也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注〕尋猶尋繹也以不舉重連聘而言之知尋繹舊故約誓也書者惡之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二國既修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復相疑故舉聘以非之〔疏〕注尋猶尋繹也○說文尋繹理也繹猶尋長也海岱大野之間曰尋自關而西秦晉梁益之間凡物長謂之尋是也袁十二年左傳苦可尋也禮疏引賈逵注尋温也服注同杜云重也皆與尋繹義相足左傳兩言且尋盟與此同范云此先聘而後盟故不言來盟也是也○注以不至重連聘而言盟故知特結約誓當但舉重即文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宣七年衛侯使孫良夫來盟之屬皆因聘爲之不言聘而言盟故知特結盟此則言聘又言盟故知非特結盟者亦先行聘此所聞世詳錄之故不舉重惡屢盟也按言亦所聞世宋華孫衛孫良夫何不詳錄之與君子屢盟二語

詩小雅巧言文毛傳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箋云屢數也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此修禮相聘復有疑貳而盟故並舉以見其非解詁箋云皆曰亦惡不信是也

鄭伐許〔注〕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自此之後中國盟會無已兵革數起夷狄比周爲黨故夷狄之〔疏〕注謂之至狄之○左傳疏引賈逵云鄭小國與大國爭諸侯仍伐許不稱將帥夷狄之刺無知也范甯云鄭從楚而伐衞之喪又叛諸侯之盟故狄之穀梁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傳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此定四年傳失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是皆以不稱爵爲狄之也繁露竹林云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曰衞侯速卒鄭師侵之是伐喪也鄭與諸侯盟于蜀以盟而歸諸侯於是伐許是叛盟也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信無義故大惡之按鄭自宣十二年後敗晉圍宋執解揚致諸夏弱蠻楚強皆鄭爲之不徙伐喪叛盟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疏〕釋文堅作臤云左氏作堅字穀梁作賢字今定本亦作堅字則疏本亦作臤釋文同也今穀梁亦作堅又後人據左氏改矣九經古義云公羊作臤穀梁作賢本一字也說文云臤古文以爲賢字漢潘乾校官碑云親臤寶智三老袁良碑云優臤之寵今文盤庚云優賢揚歷見三國志注是優臤即優賢也玉篇又引作徒徒與堅同臤亦爲古文堅字堅又與賢通東觀漢記云陰城公主名賢得續漢書天文志作堅得疑古堅字賢字皆省作臤公羊从古文作臤穀梁以爲賢左氏以爲堅師讀各異故也按說文臤堅也从又臣聲讀若鋻鎒之鋻知古文臤堅字之誤釋名釋采帛云絹緝也其絲絕厚而疎也畢氏沅疏證云今本絕皆作絕譌段云絕古堅字當从系臣聲是也包氏愼言云絕三月書壬申月之二十八日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疏〕包氏愼言云四月書甲寅四月無甲寅五月之十一日也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運疏〔左氏作鄆下五年秋大水注作城鄆左氏正義引釋例土地名云魯有二鄆文十二年城諸及鄆杜云此東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或曰鄆即員也成十六年傳晉人執季孫文子公待於鄆杜云此西鄆昭公所出居者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然則此爲公欲叛晉而城鄆以爲備當西鄆也大事表云今在山東曹州府鄆城縣東六十里鄆自唐季爲戰爭要地馬氏宗槤左傳補注云釋例以此爲西鄆非是此爲莒魯所爭之東鄆郡國志琅邪東莞有鄆亭棲按鄆近費故爲季氏邑漢五行志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明年復城鄆以彊私家師古注鄆季氏邑是也

鄭伯伐許〔注未踰年君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疏〔注未踰至其惡〇莊三十二年傳云君存稱子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爵故解之通典引五經異義諸侯二十五年夏衛侯惡卒秋葬衛文公冬書衛子是也本年三月鄭伯稱爵故解之通典引五經異義諸侯未踰年出朝會何稱春秋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謚於王事不敢伸

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謹案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蕃衛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稱爵是也鄭駿之云昔武王卒父業既除喪至孟津之上猶稱大子者是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矣春秋僖九年春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子葵丘宋子即未踰年君也出與天子大夫會非王事而稱子耶是鄭用公羊義也曲禮下正義公羊凡以王事出會未踰年皆稱子僖九年會于葵丘宋襄公稱子僖二十八年會于踐土陳共公稱子定四年會召陵陳懷公稱子若未踰年非王事稱爵皆譏爾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左氏之義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宋襄公陳共公稱子是也其王事出會則稱爵鄭伯伐許是也按桓十三年經書衛侯爲惠公成三年經書宋公衛穆公未葬此並先君未葬而稱爵者賈服注譏其不稱子先君已葬衛成公猶稱子僖二十五年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時伐鄭時厲公父景公疾未薨而厲公出會稱爵譏其生代父位也然則左氏先師皆不以在喪稱爵爲禮與公羊同異義所載左氏說不知何人臆見致杜預輩得以彌縫其無父無君之見故鄭駁從公羊是君死其子未踰年有稱伯不子法辭其罪何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詩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今縱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踰

年卽以喪舉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復得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得罪諸侯諸侯怒之未解惡之未已繼其業者宜務善以覆之今又重以無故居喪以伐人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加不義於人子施其恩於親以犯中國是父負故惡於前已起大惡於後至謀共擊之鄭罷做危亡終身愁辜盡牢之盟是也楚與中國俠而擊之鄭罷做危亡終身愁辜吾本其端無義而敗由輕心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知其爲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懼之今鄭伯既無子恩又不敬而懼之今鄭伯既無子恩又不熟計一舉兵不當被患不窮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死不得書葬見其罪也曰有國者視此行身不放義興事不審時其如此爾此公羊先師舊義故何氏依用之焉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注〕始歸不書與鄫伯姬同〔疏〕注始歸至姬同○宣十六年鄫伯姬來歸〔注〕嫁不書者爲媵也來歸書者後嫡也棄歸例有罪時無罪月則今書月爲無罪文也穀梁傳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是也禮記雜記云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國以夫人入注行道以夫人之禮者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甲此爲始故仍繫杞也易同人六二禮疏引鄭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則猶有六出也其天子之后雖失禮亦不出故禮記疏引鼎初六鄭注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廢遠而已若其無子不廢遠之后尊如故其犯六出則廢之此與鄫叔姬其皆犯六出與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秀于穀〔疏〕左氏作荀首穀梁同按秀首同部段借字

梁山崩

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閩本同監毛本河作江誤也穀梁注梁山晉之望也杜云在馮翊夏陽縣北經義述聞云此梁山非詩之梁山也詩之梁山在涿郡良鄉縣北乃灤水所經去河甚遠不得云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其韓城在涿郡方城縣與燕甚近故詩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非在晉地之韓也此梁山則在馮翊夏陽縣西北臨於河上故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也夏陽春秋之梁國亦非韓也自康成箋詩始誤以奕奕梁山爲夏陽之山又誤以韓城爲晉所滅之韓國而隋人遂改夏陽爲韓城縣楊氏不能糾正而承用之疏矣按爾雅釋山梁山晉望也郭注晉國所望祭者今在馮翊夏陽縣西北漢書地理志左馮翊夏陽縣禹貢梁山在西北今梁山在同州府韓城二縣境大事表梁山在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西北九十里詩奕奕梁山惟禹甸之本爲韓國鎭山晉

滅韓其地屬晉仍本鄭義以詩之梁山卽此之梁山也水經注云河水又南徑梁山原公羊傳所謂河上之山也一統志梁山在同州韓城西十九里與郃陽縣接界通義云梁山不繫國者與沙鹿同義

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汯〔注〕故不日以起之不書壅河者舉崩大爲重〔疏〕校勘記云壅河三日不汯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汯音流按釋文當本作雍今从土當後人所加壅河於勇反汯音流通義汯古流字水經注河水篇河水又南逕梁山不流彼釋文壅遏於勇反下於葛反經義雜記曰公羊傳壅河三日不汯無遏字壅遏義同不當複見傳又云天有山山崩之天有河河壅之亦有壅無遏疑二遏皆衍文或本爲注義誤入傳中漢書五行志穀梁傳曰雒河三日不流則西漢儒所據穀梁無遏字陸德明爲遏作音是唐初本已衍矣釋文汯音流通義汯古流字水經注河水篇河水又南逕梁山原東南出至河晉之望也在馮翊夏陽縣之西臨於河上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使以此問伯宗卽是處也春秋穀梁傳曰成公五年梁山崩遏河水三日不流以遏代壅知不得壅遏兼有也○注故不日以起之○舊疏云謂起其三日不汯也則但一日不可不書日矣若無所起例當書日卽僖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是也外異不書疏〔舊疏

云正以文十一年長秋之齊晉不書故也**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注〕山者陽精德澤所由生君之象河者四瀆所以通道中國與正道同記山崩壅河皆此象諸侯失勢王道絕大夫擅恣爲海內害自是之後六十年之中弒君十四亡國三十二故溴梁之盟偏刺天下之大夫〔疏〕注山者至內害○校勘記出與正道同云云閻監毛本同鄂本正作王按紹熙本正作王爾雅釋水云江河淮濟爲四瀆五行志下之上梁山崩穀梁傳曰廱河三日不流晉君帥羣臣而哭之遒流劉向以爲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下亂百姓將失其所矣哭然後流喪亡象也梁山在晉地自晉始而及天下也後晉暴殺三卿厲公以弒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執國政其後孫甯出衛獻三家逐魯昭單劉亂王室董仲舒說略同劉歆以爲梁山晉望也崩弛崩也古者三代命祀祭不越境吉凶禍福不是過也國主山川山川竭亡之徵也美惡周必復是歲歲在鶉火至十七年復至鶉火欒書中行偃殺厲公而立悼公按劉歆專主晉說董仲舒劉向說與爲天下記異義合通義云山者高大尊道也河者所以宣通潤澤此象君位陵遲德澤壅遏自是之後禮樂征伐自大夫出偏於天下

按博物志云山崩川溢臣盛君衰詩云百川沸騰山冢崒高岸爲谷深谷爲陵遷大亂之道也義通於此漢書劉向傳曰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謂此水經注引考異郵云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也所以流地故曰河潤千里此壅之不流故爲王道將絕之象劉董取象於民不若何氏爲允○注自是至十二○舊疏云春秋說文若對經數之從今以後訖於六十年則不及此數自今盡昭十六年弒君止十亡國止九然則春秋書遂其可書者矣說文舉者悉言之是以多少異爾或者此注誤也舊疏又云弒君十四者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史門閭于巢爲巢人所弒二十六年衞甯喜弒其君剽二十九年閻沒宜列人是十四也其亡國春秋不見者多矣何氏或別有所見或有誤字也○注故溴至大夫○校勘記云溴梁監毛本同誤也鄂本闕本作溴釋文溴苦圭反當據正襄十六年公會晉侯以下于溴梁戊寅大夫盟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偏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偏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是也

秋大水注先是既有丘甲鄆棘之役又重以城鄆民怨之所生

疏注先是至所生○五行志上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明年復城鄆以彊私家仲孫蔑叔孫僑如顓會宋齊陰勝陽拔彼引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曰水北方終成萬物成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神放越聖人爲之立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秋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慎其齊戒致其嚴敬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成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乃不敬鬼神致令逆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爲水不潤下時魯方謀立武宮故有簡宗廟之戒也此專主立武宮示異與董劉何皆殊通義云時謀立毀廟故有簡宗廟之戒魯人不悟卒蹈失禮也按作丘甲見上元年鄆之戰見上二年圍棘之役但謀立武宮天即示以大水傷害稼穡天心仁愛恐不如是設謀而不立此異

將何屬當以董劉何三家爲正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注〕定王〔疏〕包氏愼言云冬十一月書己酉月之十五日○注定王○周本紀定王二十一年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子杞伯同盟于蟲牢〔注〕約備彊楚〔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書己丑月之二十六日杜云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大事表云今桐牢亭在開封府封丘縣北二里一統志今俗謂之桐渦○注封丘縣北三里續漢志封丘有桐牢亭在開封府封丘縣北二里一統志今俗謂之桐渦○注約備彊楚○左傳云同盟於蟲牢鄭服也盖服鄭兼以備楚故繁露竹林云鄭乃恐懼而成蟲牢之盟兼左氏義也董生所據公羊或作蟲牢時晉楚方爭鄭鄭自宣十二年後此始與中國盟故約以備楚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注〕月者前魯大夫獲齊侯今親相見故危之〔疏〕注月者至危之○舊疏云致例時桓二年冬公至自唐僖二十六年冬公至自伐齊哀十三年秋公至自會是也今此書月故解之前魯大夫獲齊侯者卽上二年鞌戰時也言今親相見者卽上五年冬公會晉侯齊侯以下蟲牢是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疏〕包氏愼言云二月經書辛巳月之十八日

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注〕在春秋前○禮記疏引世本云伯禽生煬公熙熙生弗生獻公具具生武公敖按魯世家伯禽卒子考公酋立卒立弟熙是爲煬公卒子幽公而自立是爲魏公卒厲公卒子眞公濞立卒子欬立是爲武公盖世本引不具也是公卒子眞公濞立卒子欬立是爲武公盖世本引不具也是在春秋前也沈氏欽韓云以明堂位武世室也文十五年注世室言世世不毀也立之廟明堂位證之武宮或是武公

者何不宜立也〔疏〕舊疏云亦有直云不宜立無在上立者二字也立武宮非禮也〔注〕禮天子諸侯立五廟受命始封之君立一廟至於子孫過高祖不得復立廟周家祖有功尊有德立后稷文武廟至於子孫自高祖已下而七廟天子卿大夫三廟元士二廟諸侯之

卿大夫比元士二廟諸侯之士一廟立武宮者蓋時衰多廢

人事而好求福於鬼神故重而書之臧孫許伐齊有功故立

武宮疏注天子至七廟○禮記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注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又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入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正義按禮緯稽命徵嘉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六鉤命決云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六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鄭據此為說故謂七廟周制也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為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為七也獨斷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未分別二祧在內與否漢書韋元戍傳元成等四十八人議奏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之廟而迭毀廟之主藏於太祖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

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功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猶不世以行為謚而已是鄭何與韋元戍同也按元成謂始祖不為立廟蓋指夏殷禮與鄭小異王制疏引聖證論王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為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蓋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為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馬昭難王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

周也漢書韋元成等云周以后稷始封文王受命石渠論曰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張融謹按周禮守祧職奄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太廟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廟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爲本穀梁說及小記爲枝葉韋元成石渠論白虎通爲證驗七廟之說爲長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尊卑同制君臣不別其義非也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上祭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禮疏又云周禮惟存后稷之廟不毀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亦不毀者此其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似高圉亞圉注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報而不立廟此馬昭張融孔穎達申鄭難之說也按匡衡告謝毀廟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主躬接於天萬世不廢徵烈以下五廟而遷師古曰五屬謂同族之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據衡之言則廟制緣於服制聖人不爲無服之人立廟有斷然者匡衡韋元成皆在緯學未興之先則孔氏引緯文釋鄭注猶未當也尹更始

盧植等皆以七廟專爲周制而王肅之徒又以殷周同七廟據僞古文咸有一德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爲證呂氏春秋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此秦火以前之書也則殷不七廟明矣哀帝時劉歆議孝文孝武皆有功德於世當如周禮立七廟其議曰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於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凡在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祖宗之序多少之數其實劉歆所據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及降殺以兩皆左氏說周制也云天子五廟無見文又曰祖宗之序多少之數之經傳無明文是歆以五廟之說無明文因定用五廟之制亦與五廟五屬之說異此王肅所本未以五廟爲非也且劉亦不以周以前皆七廟也蓋降殺以

兩等威之別至周始嚴周有七廟若遂定爲歷代定制豈其然乎九廟之說新莽亂制王肅據以與鄭立異忘其爲聖門之亂臣賊子矣卽如諸侯五廟魯以伯禽爲始祖而有周公之廟得謂諸侯皆六廟乎鄭有厲王之廟得謂諸侯皆立其所自出之廟乎○注天子至二廟○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注太祖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爲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正義曰非別子始爵者有數條一是別子初雖身爲大夫中間廢退至其遠世子孫始得爵命者則以爲太祖別子不得爲太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爲太祖三是全非諸侯子孫孫異姓爲大夫者及它國之臣初來任爲大夫者亦得爲太祖然則王制以太祖與一昭一穆爲三而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注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與王制不同者禮記疏引鄭志荅趙商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然則鄭以王制爲殷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太祖廟若周制則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爲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爲大夫但立曾祖父三廟而已隨時而遷無太祖也王制疏云鄭必知周制別子之後得立別子爲太祖者以大傳云別子爲祖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故知別子爲百世不遷之宗矣周道如此明殷道不然春秋譏世卿又從殷之質何意當以爲大夫者得立其父祖曾三世之廟而已孔疏又

云此大夫三廟者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知者以此及祭法歷陳天子諸侯卽云大夫更不別云諸侯之大夫按諸侯之卿尊者不過三命似不得與天子大夫同制禮不言者偶不具爾不得遷以爲天子諸侯之大夫同制也元士二廟卽祭法之適士二廟也鄭云上士羞据諸侯之士言之故以官師爲中士下士也如何意則天子之士二廟諸侯之士同官師也獨斷云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三本王制爲說爾魏書禮志引稽命徵云天子之元士二廟禮記大傳云大夫士有省者及高祖也又喪服小記云大夫士之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中一以上則高祖妾姑矣蓋大夫士雖有親廟亦別有祧廟以祔祧主也○注諸侯至一廟○舊疏云諸侯之士一廟禮說文魏書禮志引稽命徵云諸侯之上士亦二廟中下士一廟者謂諸侯之中士共廟按此與鄭注同鄭注王制云士一廟者祖禰共廟是也祭法云適士二廟注適士上士也亦指諸侯之士又云官師一廟注官師中士下士也分上中下士矣然諸侯之卿大夫比天子元士則諸侯之士亦宜降等命數既殊廟制應異緯書與鄭君之義似不及何注也禮記曲禮云不逮事父母猶諱祖疏云祭法云適士二廟祖之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與禰各一廟其中下士亦廟事祖但祖禰共廟則既夕禮一

廟是也熊氏云此適士者包中下士對庶人府史亦稱適也仍本鄭義也獨斷云士一廟降大夫二謂諸侯士又云士二廟即元士也與何義合又云府史以下未有爵命號爲庶人皆無廟四時祭於寢也禮記大傳云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注干猶空也空祫謂無廟祫祭之於壇墠正義此言支庶爲大夫士者耳若通爲大夫亦有太祖王制大夫三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是也師說云大夫士有始祖者鬼其百世容有善於其君得祫於太祖廟中徧祫太祖以下也此仍據周制言大夫得有太祖也干祫及其高祖者高祖於元孫有服故省於其君者得從權上祫於廟制無與也○注云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溝於行而求於鬼怠於禮而篤於祭是即譏立武宮義也明堂位曰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此傳譏其不宜立者記人所言多夸大之詞未可據以爲實也故彼正義云武公之廟立在武公卒後其廟不毀在成公之世此記所云美成王褒魯公而已云武公之廟武世室者作記之人因成王褒魯遂盛美魯家之事因武公其廟不毀遂連文而美之非實詞也是也通義云世室屋壞云世室此何以不云立世室立毀廟猶可言也擬天子不可言也春秋以其可辭書之義或然也傳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注立武至書之○盬鐵論散不足疏引服虔云鞏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按上元年夏

臧孫許及晉侯盟于曲梁注時者謀結鞏之戰不相負也又二年傳云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於齊二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則伐齊之役實起於許故注本而言之左傳謂季文子者時文子執政爲魯上卿故也因人之力立廟自夸不徒立毀廟爲非禮也

取鄟

鄟者何邾婁之邑也疏杜以爲附庸國大事表云在沂州府郯城縣東北穀梁亦云鄟國也杜所本**曷爲不繫於邾婁諱亟也**注諱魯背信亟也屬相與爲蟲牢之盟疏僖二十三年公伐鄟取其邑故使若非蟲牢人矣疏僖二十三年公伐鄟婁取鄟婁取鄟婁二十二年公伐鄟至人不矣○卽上五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邾婁子杞伯同盟于蟲牢是魯與邾同盟也旋盟而旋取其邑背盟之國邑然矣

衞孫良夫率師侵宋

夏六月邾婁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費卒〔注〕不書葬者爲中國諱蠆牢之盟約備彊楚楚伐鄭喪不能救晉又侵之故去葬使若非伐喪〔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壬申月之十一日○注楚伐至侵之○卽下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無中國救鄭文下又云晉欒書帥師侵鄭是又侵之也○注故去至伐喪○繁露竹林云死不得書葬見其罪也與何氏異通義云悼公在喪未踰年而親伐許不子之甚故去葬奪臣子恩也用董氏義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率師侵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閩監本同毛本脫率師二字

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率師侵鄭〔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左氏穀梁皆作救鄭上書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故晉欒書率師救之也侵字誤嚴杰曰上文鄭伯費卒注云楚伐鄭喪不能救晉又侵之然則公羊作侵鄭與左穀本異也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注〕鼷鼠者鼠中之微者角生上指逆之象易京房傳曰祭天不愼鼷鼠食郊牛角書又食者重錄魯不覺寤重有災也不重言牛獨重言鼠者言角牛可知食牛者未必故鼠故重言

〔疏〕穀梁傳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元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注鼷鼠至微者○說文鼠部鼷小鼠也玉篇鼷鼠小鼠也螫毒食人及文引博物志云鼠之最小者或以爲耳鼠爾雅釋獸云鼷鼠郭注有螫毒者左疏引李巡云螫毒者蓋如今鼠狼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按今俗傳鼷鼠能入人耳甘而不知痛其爲螫毒不特牛有害矣莊子應帝王云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漢書所謂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也淮南人間訓云塘漏若鼷穴非一撲之所能塞也蓋鼷鼠本小其穴自小矣公羊問荅曰說文鼷小鼠也博物志春秋書鼷鼠食牛牛死鼠之類最小者食物當時不覺痛世傳云亦食人項肥厚皮處亦不覺或名甘鼠俗此

諱此所噛衰病之徵是鼠中之最微者也○注角生至之象○舊疏云言角在牲體之上指於天亦是上逆之象○注易京至牛角○五行志中之上成公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又食其角劉向以爲近耆祥亦牛禍也不敬而備霖之所致也昔周公制禮樂成周道故成王命魯郊祀天地以尊周公至成公時三家始顓政魯將從此衰天愍周公之德痛其將有敗亡之禍故於郊祭而見戒云鼠小蟲性盜竊鼷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鼷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陪臣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成公怠慢昏亂遂君臣更執於晉至於襄公晉爲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奪君政其後三家逐昭公卒死於外幾絕周公之祀董仲舒以爲鼷鼠食郊牛角何氏即本董義繁露順命曰祭天不慎厥妖鼷鼠齧郊牛不從使其牛自傷鼷鼠食其角或言云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淺深厚薄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注書又至災也○舊疏云至讀如煩重之重也按讀如字亦通又引異義公羊說云鼷鼠初食牛角咎在有司又食咎在人君取已有災而不改更者義通於此按穀梁傳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又曰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注至此復食乃知國無賢君天災之爾非有司之過也故言其以赦之經義雜記云據徐疏引異義公羊說知公羊無傳說者本穀梁言之劉子政之義尤爲深切著明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宣三年書郊牛之口傷成七年書鼷鼠食郊牛角何也周禮封人飾牛牛牲而設楅於角設衡於鼻又以縚牽牲入廟而歌舞之牧人共牲以授充人繫之牲必用牲物牛人以授職人而芻之充人則繫於牢芻之三月展牲則告牲牲碩則贊肆師展犧牲頒於職人然則肆師展於祭初充人展於將祭穀梁所謂日展斛角而知傷也古者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朔月月舉君巡牲不獨有司展之君又朝而巡之所以致力而盡其敬者如此牲者全也備也口傷角食其體弗全弗備不敬莫大焉豈徒肆師充人失其官人君朝巡之禮亦廢久矣故春秋譏而書之○注不重至言鼠○左傳疏引此注食牛上有後字當据補通義訂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宣公有虞三桓之志成始弗戒矣

吳伐郯注吳國見者罕與中國交至升平乃見故因始見以漸進○疏水經注沂水篇又東過襄賁縣東屈從縣西南流又屈南過郯縣西郯故國也少昊之後春秋昭十七年郯子朝魯者也竹書紀年晉烈公五年越子朱勾伐郯以郯子鵠歸縣故舊魯也東海郡治地理志東海郡郯下云故國少昊

後盈姓吳世家云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爲二其一吳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正義吳國號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去東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孫壽夢居之號句吳壽夢卒諸樊南徙吳至二十一代孫光使子齊築闔閭城都之今蘇州也○注吳國至漸進○毛本因誤言鄂本闕監本同不誤舊疏云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傳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云云何注不言楚言荆者楚強而近中國卒暴責之則恐爲害深故進之以漸然則吳楚相敵亦宜言揚而經言吳者正以竢與中國交至今升平之世乃始見經故因其始見於升平故經直以漸進之通義胡康侯曰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之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爲其僭天子之大號也國語曰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與中國會盟進而書曰吳王猶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記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而以爲不取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誅矣按世家王壽夢二年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爲吳行人吳於是始通中國壽夢二年當成公七年始與中國通適有伐鄭事在升平之世春秋因以張法也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元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魯成公會於鍾離深問周公之禮樂成公悉爲陳

前王之禮樂因爲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蠻夷徒以椎髻爲俗豈有斯之服哉因歎而去曰大哉禮乎此升平之世已入內諸夏外四夷之限故吳得以國見經與楚之稱荆自殊亦非如胡氏所云狄之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疏〈通義云月者爲下望出〉

不郊猶三望疏〈通義云他言免牲者則不言不郊此賢有異事猶文無所成故不舉不郊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杞伯救鄭疏〈差繆略云〉

左氏晉侯以下有齊侯拔唐石經公羊泐數字以字數計之有齊侯石經穀梁有齊侯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戊辰八月無戊辰九月之四日七月之三日也杜云陵城續漢郡國志河東平陽劉昭注引杜云馬陵衛地名馬陵大事表云戰國時東南地名馬陵又說在魏郡元城按衛地不至河東劉昭一地兩位非也杜亦無平陽之說一統志馬陵故城在大名府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道又有馬陵衛地平陽府治東南十五里有馬陵道又有馬陵故城在大名府平陽之說一統志馬陵縣通義云不重言諸侯者〉

問無異事文省

公至自會疏通義云左傳曰諸侯救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故以得意致會也

吳入州來疏杜云州來楚邑淮南下蔡是也爾雅釋丘淮南有州黎郭注今在壽春占來黎同音州黎即州來也

大事表云今爲江南鳳陽府壽州即壽春也自成七年吳入州來至昭二十三年雞父之戰楚師大敗州來遂入吳自是入郢之禍兆矣吳蓋爭之七十餘年而後得哀二年吳遷蔡於州來謂之下蔡山是壽春城在淮之南下蔡城在淮之北相去三十里夾淮爲固歷東漢至六朝當爲重鎮今壽州治即古壽春縣城爲楚考烈王所築州北三十里有蔡國城即下蔡矣方輿紀要下蔡城在壽州北三十里古州來也李氏兆洛鳳臺縣志州來即今下蔡鎮差繆略云公穀作州萊按於他書均未之見

冬大雩注先是公會諸侯救鄭承前不恤民之所致疏注先是至所致

○公會諸侯救鄭見上秋云承前不恤民之所致者承上三年大雩爲說也彼注云成公幼少大臣秉政先是作丘甲爲鞌之戰伐鄭圍棘不恤民之所生也是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九終

子汝恭校字
昭文孫同康參校

公羊義疏五十二

成八年
盡九年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來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注〕以此經加之知見使卽聞晉語自歸之但當言歸〔疏〕注以此至言歸○舊疏云其婁子益于邾婁注善魯能悔過歸之然則若自歸當言歸汶陽之田于齊今乃如此作文而又言之則知被晉使之非其本情通義云來言者商量之意不使晉命制乎我也本非齊地而言歸之于者順韓穿來言辭按此實晉使歸而曰來言故爲內辭也穀梁傳曰于齊緩辭也不盡使我也注若曰爲之請歸不使晉命制于我與公羊義同**曷爲使我歸之**〔注〕據本魯邑〔疏〕注據本魯邑○舊疏云莊十三年曹子則君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又上二年傳曰反魯衞之侵地下其經曰取汶陽田以此言之汶陽之田本是魯物明

矣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反其所取侵地〔注〕晉侯聞齊侯悔過自責高其義畏其德使諸侯還鞌之所喪邑魯見使卑有恥故諱不言使者因雨爲其義諸侯不得相奪土地晉適可來議語之魯宜聞義自歸之爾不得使也主書者善晉之義齊〔疏〕說苑敬愼云齊頃公賴逢丑父之欺奔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甯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於喜也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可不省耶又王道云齊頃公弔死視疾是其事也○注晉侯至喪邑○通義云弔死視疾勸死士也不飲酒不食肉志復仇也故晉侯高其義畏其德○注魯見至故諱○明經書來言義也卽穀梁不使盡人臣之意也○注不言至使也○禮記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注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魯成公時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之類然則與莊二十七年傳通乎季子之私行也者別亦以君命行惟對聘問爲私耳拔上二年經取汶陽田與僖三十年取濟西田同文皆當坐取邑則歸之爲善辭矣春秋爲魯諱爲晉使之恥復作聞義自歸善辭故言歸之于也所以爲兩爲其義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疏〕左傳宋華元來聘共姬也按以士昏禮準之昏禮首云下達鄭注達通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則此聘蓋卽下達也士禮使媒諸侯不必求媒故使臣下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疏〕左疏引服虔云不稱主人母命通故稱使婦人無外事按隱二年傳

昏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
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注禮有母母
當命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
辭窮故自命之然則何氏以宋公無母與服云母命不通者
異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注據紀履繻來逆女不書納幣疏紀至
納幣○隱二年紀
履繻來逆女是也錄伯姬也注伯姬守節逮火而死賢故詳
錄其禮所以殊於眾女疏注伯姬至眾女○襄三十年傳外
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宋
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伯姬存焉有
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婦人夜出不見
傳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是也下衛人來
媵傳云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
致女傳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又晉人來媵傳此何以書
錄伯姬也又齊人來媵傳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皆以賢故詳
錄之
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疏晉世家云景公十七年誅趙同趙括
族滅之左傳晉趙姬爲趙嬰之亡均

諸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樂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
趙世家云屠岸賈者始寵于靈公及至于景公而賈爲司寇
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
爲賊首以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辠請誅之擅與諸將攻
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
趙嬰齊皆滅其族與左氏傳異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疏錫命釋文鄭本作賜書禹貢
九江納錫大龜史記夏本紀作九江入賜大龜禮觀禮云天
子賜舍注今文賜皆爲錫荼蓋左氏多古文故作賜公穀皆今
文改作錫也差繆略云賜公羊作錫石經穀梁沙注疏
公羊作錫趙氏坦異文箋云石經本作錫按曲禮正義引左傳亦
作來錫
公命

其稱天子何注據天王使毛伯來錫文公命不稱天子疏注
天至天子○即文元年天
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是也元年春王正月正也注正者文不
變也疏注正者文不變也○毛本正誤王舊疏云據始言之
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爲父
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閎夭爲

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物皆及治周公載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武王仞春王春秋稱王不變也其餘皆通矣注其餘謂不繫於元年者或言王或言天王或言天子皆相通矣以見刺譏是非也王者號也德合元者稱皇孔子曰皇象元道遙術無文字德明謚德合天者稱帝河洛受瑞可放仁義合者稱王符瑞應天下歸往天子者爵稱也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之天子此錫命稱天子者爲王者長愛幼少之義欲進勉幼君當勞來與賢師長傅如父教子不當賜也月者例也爲魯喜錄之疏〕杜云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孔疏天子之見經者三十有二稱天王者二十五稱王者六稱天子者一卽此事是也三稱並行傳無異說故知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也其不同者史異辭耳引公羊此傳云云杜用彼說也按何云皆相通矣者以見刺譏是非則與杜義殊穀梁傳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范注天子

天王王者之通稱自此以上未有言天子者今言天子是更見一稱其義以稱天子係也左疏引賈逵云諸夏稱天王畿內曰王夷狄曰天子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以恩深加禮妾母恩同畿內故稱王成公八年乃得賜命與夷狄同故稱天子與公羊義不合○注其餘至非也○舊疏云何氏亦順傳文是以獨言元年矣按其餘卽謂不繫乎歲首者皆刺譏所繫與稱天王天子同也或稱王者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又王使召伯來會葬之屬是也或言天王者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八年天王使南季來聘之屬是也或言天子此文是也通義云皆通者明非刺譏所繫或言天王或言天子並是至尊之稱猶覲禮曰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又曰天子賜舍乖猶杜云史異辭之謬說也莊元年榮叔之下注云不言天王者桓行實惡而乃追錫之尤悖天道故云爾又文五年王使榮叔注云去天者含臨文隨稱無有意義按孔義與何義義也又王使召伯注云去天者臣子職以至尊行至卑事失尊之元年天王使宰咺注云言天王者時吳楚上僭稱王王者不能正而上自繫於天也春秋不正者因以廣是非是則天王者正稱其稱王者皆有所譏刺與稱天子同唯春下之王正而不變非刺譏所繫也禮記疏引三禮義宗云夷狄不識王化無有歸往之義故不稱王臨之也不云皇者戎狄不識尊

極之理皇號尊大也夷狄唯知畏天故舉天子威之也又引異義許愼謹案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京師稱王許所引之左氏說蓋即本之賈侍中其說不可通也禮記曲禮云君天下曰天子是即君臨天下之義鄭注天下謂外及四海也今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則猶泥於左氏家說禮記疏又引徐愼服虔說依京師曰王夷狄曰天子愼服虔說亦即左氏說獨斷王圻內之所稱王有天下故稱王天王者夏之所稱天下之所歸往故稱天子夷狄之所稱父天母地故稱天子皆不可以說春秋○注王者號也○舊疏云吉正是當時天子之號也白虎通號篇云帝王者何號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號令臣下也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王者當王之號三統通稱三王之前曰五帝繁露三代改制云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紲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紲爲九皇是也○注德合元者稱皇○文選注引鉤命決云道機合者稱皇初學記引七經義綱曰以化合神者曰皇三國志注引孫盛評化合神者曰皇詩疏引中候勅省圖鄭注德合北辰者皆稱皇元即春秋元年之元隱元年注云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是也舊疏云謂元氣是總三氣之名是故其德與之相合者謂之皇皇者美大之名繁露王道篇所記五帝三皇之治天下是也○注孔子至明謚○舊疏云春秋說文宋氏云言皇之德象合元矣道遙猶勤動行其德術

未有文字之教其德盛明者爲其謚矣風俗通引運斗樞云皇者天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爲設言而民不違道德元洎有似皇天故稱曰皇含宏履中開陰陽布綱上含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勝量道德經上德不德下德謂號謚之君則五帝所行也知上德爲三皇之世即此下德謂號謚之君則五帝所行也知上德爲三皇之世即此象元義蓋即以德明爲謚矣故繁露三代改制云黃帝之先謚四帝之後謚何也亦不及三皇○注德合至可放○獨斷云帝者諦也象能行天道事天審諦風俗通引書大傳云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初學記引義綱云德合天者稱帝三國志注引孫盛評同離騷經帝高陽之苗裔兮王注德合天地爲義文有詳略也易是類謀云河繫辭上傳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受道眞圖易書聖人則之是也○注仁義至歸往○舊疏云仁義者稱王白虎通引禮謚法記仁義所生稱王周書謚法解傳引樴耀嘉仁義所在爲王韓詩外傳仁義所在曰王文選注引樴耀嘉仁義所在爲王王者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王者往也天下往也○禮記疏引異義天子有爵否易孟京說易有君天下所歸往也白虎通號篇亦有是語呂覽下賢云王也者天下之往也繁露滅國云王者民之所往也是也○注天子爵稱也○禮記疏引異義天子有爵否易孟京說易有君人五號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大君興盛

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是天子有爵古周禮說天子無爵同號於天何爵之有謹按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諸夏稱天王施於京師稱王知天子非爵稱從古周禮說鄭駁之按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自周及漢天子有謚此有爵甚明云無爵失之矣則此與易孟京說同也易乾鑿度云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稱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變文以著名題德以別操鄭注云臨之九二有中和美德以別操鄭注云臨之九二有中和美異之行應於九五故百姓欲其與上爲大君也此易孟京與何氏所本也白虎通爵篇云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載謂之天子上法斗極鉤命決云天子爵稱也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於天而王治五千里內也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書亡佚篇曰厥兆天子爵又號篇云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爲接上稱天子者明以爵稱明矣繁露順命云故德侔天地者皇事天也是天子爲爵稱明矣繁露順命云故德侔天地者皇天佑而子之號稱天子其次有五等之爵以尊之則亦以天子爲爵矣舊疏引辨名記云天子無爵非公羊義又引郊特牲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天子有謚則有爵明矣其說是也○注聖人至天子○詩疏引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即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讖云

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駁曰元之聞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謂娀簡吞鳦子生契是聖上皇之妻感生見於經之明文劉媪是太蒲盧之氣姬煦桑蟲成爲己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初學記引演孔圖云天子皆五氣之精寶各有題序以次運相據起必有神靈符紀諸神扶助使開階立遂是以王者常置圖錄坐旁以自正也御覽引保乾圖云天子至尊也神精與天地通血氣含五帝精天愛之子之也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引詩傳曰湯之先爲契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于元丘水有燕啣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鄙生契契生而賢堯立爲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茲茲益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殷社芒芒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商者質號也文王之先爲后稷后稷亦無父而生后稷母爲姜嫄出見大人迹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姜嫄以爲無父賤而弃之道中牛羊避不踐也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堯知其賢才立以爲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詩周頌時邁曰昊天其子之篆云天其子愛之周禮疏引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謂各郊其所生之帝如周則靈威仰殷則汁光紀也○注此錫至賜也○舊疏云決文元

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言天王矣彼注云主書者惡天子也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文公新卽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也然則文公初受命而未有功王賜之故見非但文公年長故稱天王今成公幼少當如父教子未當錫是以爲之張義言天子矣按白虎通爵篇引韓詩內傳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乃歸卽位明爵天子有也臣無自爵之義童子亦當受爵命使大夫就其國命之不與童子爲禮也彼自謂諸侯三年喪畢受爵之命此蓋天子特命與彼不同也而曲禮有諸侯旣葬見天子曰類之禮者彼鄭注云代父受國類猶象也執皮帛象諸侯之禮見也其禮亡蓋天子或巡守至竟故得見天子若未葬則未正君臣雖天子巡守亦不見也○注月者至錄之○舊疏云正以此經書月故知例月然外來朝聘例書時則書月魯人喜得王命故詳錄之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注棄而曰卒者爲下脅杞歸其喪張本

文使若尙爲杞夫人疏包氏愼言云十月書癸卯月之二十五日○注棄而至夫人○舊疏云外夫人卒例日卽襄三十年夏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何氏云外災例時此日者爲伯姬卒日是也今此已棄而書日故解之其棄者卽上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是也爲下脅杞歸其喪者卽下九年春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傳曰脅而歸之是也按此亦如大夫見黜例不書卒此杞叔姬被出亦不合書卒此書爲下歸喪于杞書亦如公孫敖出奔宜絕因爲齊人脅歸其喪故仍書卒皆以殺恥也然內女旣爲諸侯夫人雖見棄來歸未經改適當有恩禮服如姑姊妹女子子之嫁于國君者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婁人伐鄆

衛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注據逆女不書媵也言來媵者禮君不求媵諸侯自媵夫人疏注據逆至媵也○舊疏云蓋通內外言之何者隱二年紀履緰來逆女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之屬皆不書媵也○注言來至夫人○白虎通嫁娶篇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孫欲尊之義不可求人爲賤也春秋傳曰二國來媵可求人爲士不可求人爲妾何士卽尊之漸賢不止於士妾雖賢不得爲嫡莊十九年注云言往媵者禮君不求媵二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也錄伯姬也注伯姬以賢聞諸

侯爭欲媵之故善而詳錄之媵例時疏左氏傳云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彼疏引何氏膏肓云媵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今左傳云異姓則否十年春齊人來媵何以無貶刺之文左氏爲短鄭箴云曰禮稱納女于天子曰備百姓博異氣也何得有異姓在其中齊是大國今來媵我得之爲榮不得貶也劉氏逢祿評曰齊人來媵無貶文者以宋王者之後託其姬之賢爲王后法也諸侯不得博異氣左氏之說然矣鄭又以非禮爲榮則不得貶所謂說之不以其道說也豈春秋之禮乎按劉氏之說亦非公羊義公羊新周故宋無託鄭氏就曲禮强爲之解耳○注伯姬至錄之○通義云隱伯例時○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及下九年夏晉人來媵是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注據已棄也內辭也脅而歸

杞伯爲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注言以歸者與忿怒執人同辭而不得專其本意知其爲脅也已棄而脅歸其喪悖義恥深惡重故使若杞伯自來逆之疏注言以至脅也○舊疏云爲讀如子爲衛君乎之爲也忿怒執人同辭者卽襄十六年春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昭十三年秋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是也不得專其本意者正以以者行其意之辭故也是以桓十四年冬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傳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已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今叔姬之喪言以歸不得專其本意明知杞伯有忿怒是以知其被脅耳按左傳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注叔姬已絕於杞魯復强請杞使還取葬與公羊合○注已棄至逆之○禮喪服云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注謂遭喪後而出者蓋婦人被出則與夫家義絕故仍如在室服三年以無受我而厚之者也今伯姬旣出仍脅夫家歸其喪是爲恥深惡重故以杞伯自逆爲文爲內諱也云爲猶脅也言夫無逆出妻之喪而葬蓋交譏之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清注不日者已得鄭盟當以備楚而不以罪執之旋使離叛楚緣隙潰莒不能救禍由中國無信故諱爲信辭使若莒潰非盟失

信所以甚中國因與不潰日相起〔疏〕杜云蒲衞地在長垣縣西南○注不日至信辭○春秋之例不信者日今賤人執鄭伯僖四年傳稱人不以罪卽下晉子嬰齊伐莒莒潰亦無中國今雖得鄭盟旋卽執不日故解之○注使若至中國救莒文其不信已明理合書日今不日故解之○注使若至中國救莒文其不信已明理合書日所以甚惡中國之無信矣○注因與至相起○舊疏云其作信辭也因非正爲之辭矣言此盟不日非直甚中國之無信亦因欲起其下潰書日者乃是中國無信同盟不相救至爲夷狄所潰矣言相者兩事相共之辭則下潰書日亦起此盟之不信矣通義云下旋執鄭伯不日者嫌罪鄭不信故從小信辭明鄭伯實不背盟晉執之非乃與下稱人以執意相發也然同盟國多矣卽爲小信辭無以別其爲鄭不背盟中國之失自在稱人以執見之也

公至自會

二日伯姬歸于宋〔疏〕通義云錄伯姬詳矣獨不書逆人者宋公女不書常例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注〕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著然後成婦禮書者與上納幣同義所以彰其絜且爲父母安榮之言女者謙不敢自成禮婦人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疏〕舊疏云未有言致女者謂春秋無此經也○注古者至義也○禮記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注舅姑沒者也必祭成婦義者婦有共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于室故詩疏引易歸妹鄭注及篾膏肓皆引士昏禮婦人三月而後祭行則雖見舅姑尚未祭行猶未成婦也其成婦雖待三月其昏則當夕成矣故士昏禮其夕衽席於奧艮席在東皆有枕北趾主人入親脫婦纓燭出注昏禮畢將臥息又詩疏引駁異義云昏禮之奠枕席相連也此鄭氏之義若賈服之義則隱八年左傳先配而後祖疏引賈云若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廟見乃始成昏故譏公子忽先爲配匹乃見祖廟又引此如宋致女下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曾子問正義云配成夫婦也禮齊而未

服注云謂成昏按何氏之義亦與賈服同故白虎通嫁娶篇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昏禮請期不敢必也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沒亦婦入三月奠采于廟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列女傳貞順篇宋恭伯姬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於宋恭公恭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於伯姬明古皆三月廟見乃成夫婦也故列女傳貞順篇又云齊孝孟姬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壹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修禮親迎于華氏之室遂納於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是也○注父母至致之○禮記坊記云子云昏禮壻親迎見于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鄭注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無違宮事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也春秋成公春二月伯姬歸于宋夏五月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時其公不在致之也其云宋其不親迎本之列女傳以不親親釋不至亦卽不肯聽命之意似鄭氏此解亦以致女爲成昏然何氏之意則以大夫致女是常禮如列女傳義則似因其公不親迎特使大夫致之令其無違則又少殊也故曲禮鄭注云壻不親迎則女之家遣人致之正義云壻不親迎

則女之家三月廟見使人致之以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時宋公不親迎故魯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也按曲禮云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注納女猶致女也此其辭也是也然鄭氏以此專指不親迎者言似未達穀梁傳曰婦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范云刺已嫁而猶以父制盡之又曰不正故不與內稱也范云內稱謂稱使彼疏引徐邈云宋公不親迎故伯姬夫順爲夫婦故父母使卿致伯姬使成夫婦之禮以其責小禮違大節故傳曰不與內稱謂不稱夫人而稱女是宋公不親迎者穀梁家說子政習穀梁故列女傳本之徐氏責伯姬之解過矣○注必三至婦禮○禮昏禮云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注必三月者三月一時天氣變婦道可以成之故也亦卽白虎通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而知義也此言舅姑俱沒者若舅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舅存姑沒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如常禮賈疏謂姑沒舅存則不行奠菜之禮也褚氏寅亮云庾氏蔚之謂舅姑偏有沒者見其存者不須見亡者豈禰廟可以不見乎崔氏靈恩謂盥饋於存者廟見於亡者當舅姑在姑未有專廟又何由而見乎皆屬一偏之見疏謂婦人無廟以舅尚在則權附於皇祖姑之廟耳既入皇祖姑之廟矣乃竟專見姑乎事有難處故姑沒舅存猶以不見爲正三月祭菜變禮也不可混而爲一孔穎達謂

奠菜之禮適婦乃得行之庶婦則否矣按曾子問疏云此盥饋廟見皆謂適婦其庶婦按士昏禮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注云使人醮之不饗也不饗者共養統於適也是庶婦不饋亦不廟見也昏禮唯云不見則庶婦亦當以棗栗脯修見舅姑也雖厥明見舅姑仍三月見祖廟所以示成婦也故詩魏風葛屨云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爲婦是也劉氏見然後執婦功箋云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爲婦是也劉氏絳崧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說云郊特牲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鄭氏據此謂天子諸侯大夫昏禮與士昏禮不同賈服釋左氏以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今按見於列女傳者莫著於宋恭姬三傳舊注皆主此義大之者則有齊孝孟姬其位皆諸侯夫人則貴服所謂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者信有徵矣鄭婦嬀所配者公子忽位在諸侯夫人下卿大夫內子命婦上所行若彼則鍼子所以譏先配後祖矣文四年逆婦姜于齊穀梁責其成禮于齊較諸公子忽更爲非禮然則觀於春秋褒伯姬穀梁貶婦嬀列女傳嘉孟姬可知大夫以上之昏禮不同於士之昏禮矣士以下無致女之儀大夫以上有之其辭載於曲禮天子諸侯當夕成昏故有致不致之殊非第以位尊卑之別也士以下無反馬大夫以上有之見於左傳象著於易爻致女者婦家之禮不親迎則必致女親迎則不致女反馬者夫家之禮不

親迎固當反馬親迎亦當反馬然則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者致女之禮或不盡行而反馬之禮未有不行蓋婦入三月然後祭行祭行然後成昏成昏然後反馬故無論舅姑在否皆有反馬之儀反馬與留車相對鄭箴膏肓云留車妻之道也反馬以後乃婦道克成侯反馬以後乃婦道克成當其反馬以前猶慮夫家見棄夫婦之禮夫得去婦婦不得去夫故聘幣既行雖未娶而夫名已定祖廟待見雖已嫁而婦道未成蓋一以輔教女之禮也古者女子皆有姆教既嫁於未嫁之先復教於既嫁之後而寒素者多斂抑富貴者每驕矜故士之女易於信從大夫以上難於聽受是以先嫁三月教於公宮宗室此士以下所共也初嫁三月教以待見祖廟此大夫以上所特也三月成婦與三月教成皆取一時可古者爲子擇婦將聘必審其家世既娶必察其性情惟是士以下之擇婦止繫乎閨門故先成昏而後廟見大夫以上之擇婦有關乎家國故先廟見而後成昏昏義云質明贊見婦于舅姑成婦禮也此士以下之昏禮蓋當夕成昏次日卽成婦也曾子問曰三月而廟成昏故三月乃成婦也必情之賢然後妻可以事夫睽可以奉宗廟塡可以見外舅姑而擇婦之際義合則留不合則去故大歸書於春秋禮有七出之文顧

士以下其勢易行大夫以上閥閱多崇其情難處先王於易於出者使之先成昏後廟見難於出者使之先廟見後成昏仍得以處子改適於嚴峻之中寓忠厚之意傳所謂棄妻令可嫁者施諸尚未成昏者尤見確切要之士以下無世祿居必狹隘罕有異宮大夫以上有世祿居必寬宏且多別館無異宮者成昏可俟異時士庶嫁娶較早成昏必在當夕有別館者成昏於旦夕無遲莫之憂天子諸侯大夫嫁娶較早成昏於異時則無太早之慮此大夫以上昏禮所以與士不同要者惟以親迎則不致女非公羊義○注書者至同義○上凡上中下三篇極爲詳晰擇其人情固非窒礙難用也

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而死賢故詳錄其禮所以殊於眾女今也注伯姬守節逮火而死○注言女亦詳錄義也列女傳云春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此書致女亦詳錄義也

用公羊義也○注所以至榮之○何校本正作絜舊疏云重得父母之命乃行婦道故曰所以彰其絜也其女當夫非禮不動光照九族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榮之毛詩周南葛覃序云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亦其義也據舊疏義明亦三月後致女後始成昏矣共姬以未親迎不肯聽命故必得父母之命也○注言女至之黨○禮記曾子問云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鄭注遷朝廟也壻雖不備喪禮猶爲之服齊衰也疏其女之父母則爲之降服大功以其非在家壻爲之服齊衰期非無主也又雜記云女子附於王母則不祭王父也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注配謂并祭也王母不於王謂未嫁者也嫁未三月猶歸葬於女氏之黨按此之廟見即上文之三月而廟見也廟見即祭禰也即上昏禮記之祭行別彼云然後則不必三月之廟見則必三月若廟見則惟適婦以廟見之後無論何時適遇祭事即得助祭韋氏協夢儀禮集解云祭謂四時常祭祭行謂至是遇有祭祀婦乃行也程氏瑤田通藝錄云助祭兼適婦庶婦言賈疏惟指適婦未備若三月廟見則惟適婦以廟見奠菜象盥饋庶婦不饋則亦不奠菜也然則三月之前雖有祭事婦亦不行不行者未成婦也萬氏斯大禮記偶箋云三月廟見即士昏禮所謂婦入三月然後祭行也謂祭於高曾祖禰此指舅姑在者言擇日而祭于禰即士昏禮所謂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也孔氏謂廟見祭禰只是一事然則舅姑在者高曾祖之廟祭禰分別舅姑存沒可也謂廟見即祭行則謬胡氏培翬儀禮正義云曾子問所云廟見是專指舅姑在者其所云祭禰無廟見又非即祭禰爲廟見如注疏家之說與萬氏大同按曾子問廟見祭禰當是一事謂舅姑沒者其高曾祖廟自當於祭行時及之葢廟見止如舅姑在時之厥明之見舅姑也

故亦止于禰耳擇日者雖在三月之限必擇吉日敬之至也劉氏毓崧謂大夫以上贊醴婦婦盥饋餕餘及舅姑饗婦之禮今無明文可證然昏義謂贊醴婦爲成婦禮婦以特豚饋舅姑饗婦婦降自阼階爲著代皆係成婦之禮士以下次日已成婦其禮自當行於廟見之前大夫以上三月乃成婦其禮似當行於廟見之後按三月不成昏可也未及三月并舅姑亦不見揆諸人情恐未盡洽葢婦者對舅姑之稱亦係已昏未昏之別昏義所謂婦禮婦義就士昏禮釋之無婦字則不辭不必爲此正名之稱則大夫以上舅姑若在即預行盥饋諸禮亦無不可似未必見舅姑後即婦而不女也

晉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注〉義與上同復發傳者樂道人之善〈疏〉注義與上同謂亦如上書致女皆與書納幣同矣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疏〉包氏愼言云七月書丙子月之三日

晉人執鄭伯〈疏〉僖四年傳例曰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左傳曰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樂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明執不以罪矣

晉欒書帥師伐鄭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注〉日者錄責中國無信同盟不能相救至爲夷狄所潰〈疏〉十一月無庚申杜氏長歷謂是年閏十一月也○注日者至所潰○舊疏云凡潰例月卽僖四年春王正月蔡潰文三年春王正月沈潰之屬是也今而書日故解之義具上公會晉侯以下同盟于蒲注通義云潰日者惡楚比克莒二都暴中國之甚故伐莒錄名氏入運故伐莒錄名氏入運稱人示貶也義亦可通

楚人入運〈疏〉通義云文十二年行父城運則運本內邑是時葢已叛屬莒內邑不言叛故經無明文郡國志琅邪東莞有鄆亭所謂東鄆也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城中城〔疏〕杜云魯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南大事表云經於成九年定六年俱書城中城國都之內城也杜謂在廩丘者非是定六年高氏閻曰時公之所有中城而已汪氏克寬曰定公豈能役眾修城益陽虎欲去三家將挾公以自固耳按高汪說亦無據一統志中城在沭陽縣北四十六里續志東海厚丘縣下劉昭引杜預注今刊本訛爲廩丘一統志於曹州古蹟亦引中城在范縣東南卽承此注廩丘之譌

子汝荼校字
昭文孫同康參校

公羊義疏五十三

句容陳立卓人著

成十年盡十四年

十年春衞侯之弟黑背率師侵鄭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其言乃不郊何〔注〕據上不郊不言乃僖公不從言免牲也〔疏〕注據上至牲也○上七年夏不郊猶三望是不郊不言乃也僖三十一年夏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是其不從言免牲也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注〕不免牲當坐盜天牲失事天之道故諱使若重難不得郊〔疏〕注不免至得郊○穀梁上七年傳曰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元端奉送至于南郊所以重天道坐盜天牲也公羊問答云問當坐盜天牲何也曰此漢律也書微子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傳竊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疏漢

魏以來舊律皆云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爲特重故也據此知何氏以漢法況之通義云不免牲失禮故譏之也言免牲則不郊可知言不郊而不言免牲亦可知云諱使若重難者宣八年傳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強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通義又云五卜非禮不發傳者四卜猶瀆過此可知矣一傳一不發傳其義同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注〕不致者成公數卜郊不從怨懟故不免牲不但不免牲而已故奪臣子辭以起之〔疏〕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缺解云此經公會晉侯宋公以下伐鄭與今本異○注不致至免牲○莊六年傳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注此謂公與二國以上也此皆不致故如此解成公數卜郊故云數○注不但至而已○舊疏云謂成公意卒竟而不復郊知如此者正以不免牲上文已有說今此仍不致故知更有罪也○注故奪至起之○桓二年注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今不致故爲奪臣子辭成誅文也義亦通於此

齊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疏〕穀梁傳於九年晉人來媵云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八年衛人來媵傳同此不發傳義亦宜同皆與公羊合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爲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眾多爲侈也〔注〕侈大也朝廷侈於姊上婦人侈於妒下伯姬以至賢爲三國所爭媵故侈大其能容之唯天子娶十二女〔疏〕注侈大至容之○校勘記出故侈大也故其能容之云解云考諸舊本是今衍公羊問答云問何爲婦人以此云大其能容之舊本上無侈字按上云侈大也故眾多爲侈也曰此如詩維鵲有巢維鳩盈之傳盈滿也箋云滿者言眾媵姪娣之多是婦人以多爲侈之證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內女嫁於諸侯稱婦而叔姬書婦以其節婦不書媵而共姬之婦書三國來媵以其賢公穀二傳皆以爲詳其事而重錄之實得春秋之義俗儒謂三國來媵爲非禮如其然則內女嫁於諸侯豈皆無媵其來媵也豈盡合禮曷不皆書獨此賢女共姬之婦而備書之以示譏哉且書來聘書納幣書致女此獨屢書其未

歸也衛人來媵其既歸也齊晉大國亦來媵未聞內女之嫁以眾多爲侈者不其然乎朝廷侈於若是者公羊所謂婦人以四姪上二語疑有成文舊疏云姪其有賢才而居於己上位者是朝廷侈之姪也不能容眾妾而姪惡之者是婦人姪也○注唯天至二女○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娶作取按釋文作取云七住反本或作娶疏本標注作娶舊疏云保乾圖古禮也白虎通嫁娶篇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後漢荀爽傳眾禮之中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昏禮爲首故天子娶十二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壽之福蓋亦本此爲說獨斷云帝嚳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有四妃以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三者爲次妃也九嬪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制也檀弓注云帝嚳而立四妃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郎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二十七爲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然則娶十二者春秋監前代以爲後王法與

丙午晉侯獳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趙同等〔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丙午五月

無丙午四月之七日也○注不書至同等○殺大夫趙同等見上八年舊疏云春秋之義君殺無罪大夫例不書其葬見其合絕之是以僖九年晉侯詭諸卒何氏云不書葬者殺世子也是也左傳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注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蓋趙同等無罪被殺故或致妖厲爲祟與

秋七月

公如晉〔注〕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前既怨懟不免牲今復如晉過郊乃反遂怨懟無事天之意當絕之〔疏〕注如晉至絕之○鄂本作當詔之誤舊疏云謂明年三月公至自晉是過郊乃反是無事天之意包氏慎言云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注引京房易傳曰祭天不慎鼷鼠食郊牛角書又食者重魯不覺悟重有災也異義公羊說鼷鼠初食牛角咎在有司又食咎在人君成公七年郊因鼷鼠食牛角而不郊至十年十一月公會晉侯衛侯從而不郊又不免牲何注坐以盜天牲五月公會晉侯衛侯等伐鄭不書致伐奪臣子喜君脫危而至之辭則盜天牲者宜坐誅責之罪冬公如晉過郊時乃反則怨懟無事天之意故絕之以爲君天下而不謹於奉天者戒記曰逆天地者罪

及五世言禍至之無止時也立君以奉祀
臚於祀事郎當從廢疾例黜退重祭主也
冬十月疏校勘記云此本鄂本閩監毛本皆脫唯唐石經有之
注云去冬者惡成公然則石經有此三字非何義也故知唐
石經未必是歷來版本未必非也按無者是也經熙本亦無
此三字孫氏志祖讀書脞錄續編云公羊成十年經公如晉何休注云如晉者冬
也去冬者惡成公云按公如晉與秋七月連文蓋公以秋
七月如晉可證左穀經文於此年末有冬字疑衍賈服之義若登臺則書月不書時若雖無事視朔登

臺則空書時月若杜元凱之義凡時月不具者皆史闕文據
正義則成十年經左氏無冬十月矣孔沖遠所見如此唐石
經乃妄增三字不可從今一切宋元以下本皆誤其公羊唐
石經亦誤增三字而宋槧本及明時注疏刊本皆無此古
本之流傳未泯者也考是年經云秋七月公如晉何休云如
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當絕之何氏以下文無冬十月故
知公如晉在冬而經去冬以惡之秋七月爲無事首時過則
書之例假令下有冬十月者知公如晉在冬而不定在何月也若穀梁經今本皆有冬
十月亦必後人所增倘穀梁有而左氏公羊無之陸氏釋文
必注之曰左公羊二傳無於其無此注知穀梁亦決無此三
字也陸氏作釋文時三經皆無此三字故此三字之有無不
能證之於音義桓四年七年無秋冬成十年無冬十月桓十
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皆見中庸正義又正義
失引者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之上無冬字凡此皆三經所
同何以爲貶絕范則云未詳杜則謂闕文若賈服之說則又
與三家異但中庸疏所引賈服說似未全當有雖無有既不
視朔又不登臺則不書時月十六字乃爲桓成不書秋七月
冬十月
發例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侯使郤州來聘己丑及郤州盟〔疏〕釋文郤州本亦作讐九經古義云世本郤豹生義義生步揚步揚生州州卽犨本亦作州司馬貞云州犨聲相近字異耳按惠氏所引世本公羊合左氏傳魏武子犨世見左傳正義又閔元年左傳畢萬爲右注畢萬魏犨祖父正義引世本畢萬生芒季季生武仲州州卽犨也是也司馬貞說見魏世家索隱左疏引傳疏引世本又云郤豹生郤芮芮生缺缺生克克與州皆豹之曾孫也故爲從祖昆弟包氏愼言云三月書巳丑月之二十五日也聘盟兼書者舊疏云上三年冬晉侯使荀庚來聘丙午及荀庚盟傳云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注云以不舉重連聘而言之知尋繹舊故約誓也書者惡之二國旣修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復相疑故舉聘以非之今此亦然而無傳注者從彼可知故省文又春秋王魯故桓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注時者從內爲王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故莅盟來盟悉書時此經及上三年荀庚盟之屬悉書日皆不與信辭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疏〕杜注左傳云周采地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按周自平王東遷西都不應仍存當亦在東圻矣魯世家索隱云周公汲郡古文云成王十一年之弟坊記注君陳蔇周公之子然則此及僖九年之宰周公其皆君陳後與

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注〕私土者謂其國也此起諸侯入爲天子三公也周公驕蹇不事天子出居私土不聽京師之政天子召之而出走明當并絕其國故以出國錄也不月者小國也〔疏〕左傳曰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也與此少異左傳疏引鄭答孫皓曰凡自周無出者周無放臣之法罪大者刑之小則宥之白虎通諫諍篇或曰天子之臣不得言放天子以天下爲家也無可放故不言出故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不言出也○注私土至公

也○正以書出故知自其私土出也周公本西周圻內國東遷後不知在何地也諸侯入爲三公者詩衞風淇奧美武公云故能入相于周衞世家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爲公又鄭風緇衣序云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是皆入爲王朝之臣者也以稱公故知爲三公其實亦卽卿士卿爲典事公其兼官詩疏引顧命鄭注云公兼官以六卿爲正次是其義也○注周公至錄也○左傳上十一年云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鄏而入三日復出奔晉以自絕于周騶寔明矣何氏義與左傳大同杜云王既復之而復出所其騶寔不奉王命不臣故當并絕其國書出也通義云自其都邑而出故使與外諸侯同文因爲天子諱三公乖離出奔也○注不月者小桓十六年十有一月衞侯朔出奔齊是也小國時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是也此書時明小國入爲三公者自其私土而出故從小國例舊疏云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既視公侯何言小國小國者據其私土之言也周公本小國諸侯於王圻之內雖有采地但從私土而去故從小國例

夏公會晉侯衞侯于沙澤〔疏〕左氏穀梁作瑣澤定七年同沙古音莎與瑣同部字左氏定七年經齊侯衞侯盟于沙釋文沙如字又星和反傳曰乃盟于瑣注瑣卽沙也可證杜云瑣澤地闕方輿紀要瑣侯亭在開封府新鄭縣宛陵城西亦曰瑣澤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疏〕杜云交剛地闕大事表云按是時赤狄別之如赤狄之在閔僖之世也又云或云交剛在今隰州境穀梁傳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注不使夷狄敵中國是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疏〕穀梁傳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

三月公如京師〔注〕月者善公尊天子〔疏〕注月者至天子○舊疏云正以朝聘時故也通義云趙汸曰如京師特書月明朝王爲正與他如不同

夏五月公自京師〔疏〕舊疏云公下自上有至字者衍文也穀梁石經公下有至字晉侯下有齊侯二字彼校勘記云余本無至字有齊侯二字何煌云考石經三傳左氏有至字公羊無疏云公下自上有至字者衍文也穀梁石經實非經此係宋人補刻疑至字或亦出肊增也按是年石經公羊傳而言穀補刻何葢偶誤公羊疏以至字爲衍文者指公羊傳而言穀

梁自與公羊不同何據彼疏引此經非是又補刻石經係朱梁謂宋人補刻亦非是按左傳亦無至字彼校勘記云石經公下有至字衍文也遂會晉侯齊侯伐秦疏穀梁閻監毛本宋本穀梁傳無齊侯二字

其言自京師何注據僖公二十八年諸侯遂圍許不言自王所○僖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以下于溫疏注據僖至王狩于河陽王申公朝于王所諸侯遂圍許是也舊疏云彼亦朝天子而往圍許不言自王所與此異故難之通義云難何以不承公如京師就言遂會伐秦意公鑿行也注以起公鑿行也鑿猶更造之意疏注鑿猶至之意○公羊問答云問注鑿猶更造之意其義未詳曰此如漢書張騫傳之鑿空也師古注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穴也西南夷傳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屬身毒國道便近又無害是鑿空之事也空孔也穴隙也趁此空隙而行他事故曰鑿行按史記大宛列傳張騫鑿空集解引蘇林云鑿空開道也說文金部鑿穿木也釋名釋用器鑿有所穿也廣雅釋詁鑿穿也又淮南氾論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注鑿穿也凡有所穿鑿皆更造之象也漢司隸楊厥碑遂通石門

遂即鑿也亦或作遂省體也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注時本欲直伐秦塗過京師不敢過天子而不朝復生事修朝禮而後行故起時善而褒成其意使若故朝然後生事也間無事復出公者善公鑿行疏注時本至事也○舊疏標注作生事修朝禮而行解云生事之上亦有復字者衍文則舊疏本無復字杜云伐秦聘皆言如書其始發言往而言公朝王所者發國不爲朝王至彼過王朝之朝訖乃書故稱朝也此過京師亦宜稱朝言如者發雖主爲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劉炫述義云魯朝如何意公本無朝王意朝善善從長即而褒成其朝王之意書其初發故言如也按如曰如不叛京師也注因其過朝故正其文若使本自往是其義也○注間無至鑿行○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以下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注不言劉子及諸侯者間無異事可知矣彼以間間無事故不復舉劉子及諸侯此亦秦矣今復舉公故解之明其善也

曹伯廬卒于師疏釋文廬本亦作盧古盧盧字多通用左氏桓十二年傳羅與盧戎兩軍之釋文本作盧戎

云本亦作盧昭十三年經蔡侯盧歸于蔡二十年書蔡侯盧卒作盧史記吳世家餘橋夷吾卒子柯盧立吳越春秋作柯盧荀子富國篇君盧屋妾注盧當爲盧莊子讓王篇乃負石而自沈于盧水釋文云司馬本作盧水是也穀梁傳曰閔之也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注月者危公幼而遠用兵疏注月者至用兵○舊疏云正以致例時故也通義云月致者春出秋返久也亦通

冬葬曹宣公疏小國君卒月葬時故穀梁傳葬時正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注莒大於邾婁至此乃卒者庶其見殺不得卒至此始卒又不得日疏注莒大至得卒○莊十六年書邾婁子克卒是邾婁而不得書卒故解之按彼注云小國未當卒而卒爲慕伯者尊天子行進也則書邾婁子卒非常例矣所聞世合卒又以庶其被弒故不得書卒也庶其事在文十八年○注至此至得日○此決莊二十八年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瑣卒書日故也彼注云日者附從伯者朝天子行進此莒始書卒無

進行故略不日也舊疏云所以書日者非直行進其邾子克往前已卒是以春秋得詳錄之也曹亦小國桓十年春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書日者彼注云始卒與大國同例者春秋敬老重恩也故爲魯恩錄之是也通義引楊士勛曰莒子朱者莒行夷禮則是失德又葬須稱謚莒無謚故不書葬也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疏通義云左傳曰衛侯如晉晉侯强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故經加自晉晉有力文焉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注凡娶早晚皆不譏者從紀履繻一譏而已疏舊疏云隱二年注云不親迎例月重錄之今此不月者蓋以成公卽位十有四年始娶元妃非重繼嗣之義故略之通義云至是始娶者公卽位幼也左傳曰國君十五而生子按孔說非是成公二年已會楚嬰齊于蜀則卽位雖幼必非襁褓至小亦宜七八齡矣卽位至此年計已逾冠四年始娶元妃非重繼嗣之義也孔疏引左傳國君十五生子之文甯成公時始十五六耶○注凡娶至而已○校勘記出凡娶云鄂本同此本疏標起訖亦作娶閩監毛本改取非釋文作凡取云又作娶閩監毛本蓋據此紹熙本亦作娶紀履繻事見隱二年彼傳云外逆女不書

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然則春秋於公不親迎不譏從可知例也舊疏云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喪服未除是其太早也成十四年秋始使僑如如齊逆女非重繼嗣是其太晚也但略舉一二人則桓三年娶于齊文四年娶于齊合在其間矣又引舊解云隱二年履緰之下注云內逆女常書外逆女但疾始不常書明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然則外之娶妻莫問早晚其不親迎皆不復書而譏之者悉從履緰之例一譏而已所以此處注之者正以內逆女常書之末是以於此決之按此注意謂皆不譏者疑即指親迎言非謂不譏其早晚也文公娶太早經書公子遂納幣譏之成公娶晚經不月以起之也

鄭公子喜率師伐許〔疏〕毛本率改帥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疏〕左傳舍族尊夫人也彼疏引何氏膏肓云叔孫僑如舍族爲尊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同一文法從彼傳一事尊而亦舍族春秋之例一事再見者亦以省文耳鄭箋之曰左氏以豹違命故貶之而去族今僑如無罪而亦去族故以爲尊夫人也春秋有事異文同者則此類也劉氏逢祿評曰一事再見不加氏者見終奉君命按此與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同一文法從彼傳一事

師而見者卒名可知例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疏〕包氏愼言云十月書庚寅月之十七日

秦伯卒

子汝荼校字
昭文孫同康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二

公羊義疏五十四

成十五年
盡十六年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疏〕包氏愼言云三月乙巳月之四日

仲嬰齊者何〔注〕疑仲遂後故問之〔疏〕注疑仲至問之○舊疏知之意何者欲言仲遂之子宜稱公孫今經稱仲故執不知問公孫嬰齊也〔注〕未見於經爲公孫嬰齊今爲大夫死見於經爲仲嬰齊〔疏〕注未見至嬰齊○舊疏云未見於經當爾之時猶爲公子之子故爲公孫嬰齊矣今爲大夫而死得見于經更爲公子之孫孫以王父字爲氏故爲仲嬰齊皆公孫也仲嬰齊卒其爲仲遂後者也十七年公孫嬰齊卒于貍軫則子叔聲伯故注云未見於經爲公孫嬰齊此漢人解經之謂子叔聲伯也此文仲嬰齊亦是公孫嬰齊非於經未作大夫不得見於經

善若子叔聲伯則戰鞌如晉如莒已屢見於經矣葢歸父奔後僖人尚未立後傳故云徐傷歸父無後也爲大夫未久卽卒又未有事故不見經

公孫嬰齊則昜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昜爲謂之仲嬰齊注據本公孫疏注據本公孫○舊疏云言其本公孫昭穆須正雖代兄爲大夫嘗得更爲公孫之子故難之

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注更爲公孫疏己子春秋之義爲人後者爲之子猶之子故不得復氏公孫疏後漢書安帝紀云禮昆弟之子猶己子春秋之義爲人後者爲之子章懷注爲人後者謂出繼於人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此謂嬰齊爲歸父後卽爲歸父之子爲歸父之子故以歸父字爲氏眞子之禮如字仲爲氏是爲以王父字爲氏眞子之禮如此爲人後之禮亦如此傳言爲人後者爲之子非以爲之子釋爲人後乃以明爲人後者之禮一切必同於眞子裘服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此之謂爲之子也傳又曰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此之謂爲之子也裘服親疏遠近一如眞子然則爲之子信矣爲人後之禮必如是○注更爲至公孫○正以嬰齊實公孫今爲公孫歸父後故去其公孫之氏同諸歸父子也

爲人後者爲其子則其稱仲何注據氏非一

孫以王父字爲氏也注謂諸侯子也顧興滅繼絕紀族明所出○疏注謂諸至所出○禮喪服傳曰諸侯之子稱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不得祖諸侯孫以王父字爲氏故王父卽謂諸侯子也白虎通姓名云或氏王父字者何所以別諸侯之後爲興滅國繼絕世也王者之子稱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爲氏故春秋有王子瑕論語有王孫賈又有衞公子荊公孫朝魯有仲孫叔孫季孫楚公子比有昭屈景齊有高國崔以知其爲子孫也隱八年左傳曰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禮記大傳疏引鄭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太昊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傳是天子賜姓也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連于公故以王父字爲氏若適大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爲氏若魯之仲孫叔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爲氏公子公孫公孫之子曰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曰王孫王孫之子曰王孫氏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曰王孫氏故春秋有王子瑕論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爲氏者韓魏趙是也然則孫以王父字爲氏專斥天子諸侯子孫言而猶必賜之於君也大傳疏又云若子孫其君不賜族子孫自以王父字爲族也亦所以明所自出故也

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疏〉唐石經鄂本監毛本同此本闕本脫一後字今訂正按紹熙本亦叠後字歸父使于晉而未反〈注〉宣公十八年自晉至檉奔齊訖今未還〈疏〉注訖今未還○爾雅釋詁訖至也至今未還也與漢書成帝詔訖今不改之訖同何以後之〈注〉據已絕也叔仲惠伯傳子赤者也〈注〉叔仲者叔彭生氏也文家字積於叔叔仲有長幼故連氏之經云仲者明春秋質家當積於仲惠誼也〈疏〉注叔仲至氏也○舊疏云即文十一年叔彭生之氏族也○注文家至氏所以積于仲何休以積親親故積於仲文家稱叔質之○白虎通姓名云質家所以積于仲者明故積於叔廣川書跋引含文嘉云文家稱叔質家稱仲白虎通又云即如是論語曰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不積於叔何益以爲兩兩俱生故也不積於伯仲明其無二也按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其長子曰伯邑考其次即武王次管叔鮮次周公又其次爲蔡叔度曹叔振鐸郕叔武霍叔處康叔封末爲冉季載是文家積于叔之證也質家積于仲古籍散亡無可驗也舊疏云經言文家字積于叔欲道彭生之經所以不連仲之意也言叔仲有長幼者欲道彭生之經所以連叔仲之意

也何者彭生之祖生於叔氏其父武仲又長幼當仲是以彭生遠而言之雖非正禮要是當時之事是以傳家述其私稱連言仲矣按叔仲云者猶言○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嬰齊此經何故不連其父歸父之字而單言仲者欲明春秋質正得積於仲是以不得更以佗字連之○注惠謚也○周書謚法解愛人好與曰惠又柔質慈民曰惠是也文公死子幼〈注〉子赤幼也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注〉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從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疏〉注禮至老夫○禮記曲禮文彼無從字此較詳備通義云禮大夫七十已上稱於異邦曰老夫若衛石碏使告于陳曰老夫耄矣是也於其國猶當稱名今惠伯自稱曰老夫蓋藐慢遂之辭鄭注老夫老人稱也亦明君貪賢亦引春秋傳曰老夫耄矣是也意老夫亦非卿大夫正稱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弒子赤而立宣公〈注〉殺叔仲惠伯不書者舉弒君爲重叔仲惠伯事

與荀息相類不得爲累者有異也叔仲惠伯直先見殺爾不

如荀息死之〔疏〕釋文弒亦作殺音試文十八年左傳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與此敘少有先後耳○注殺叔至爲重○通義云殺叔仲惠伯不書者書殺則內大夫相殺大惡當諱書卒則與公子牙美惡相嫌故不卒以起諱意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宋兩弒君晉一弒君凡三書及所以旌死難之臣也魯弒子赤曷爲叔仲惠伯不書於春秋春秋尊宗國君弒則隱而不書故叔仲惠伯亦不得牽連而書說者謂死無補於君故不書則孔父仇牧荀息有何補於君而書卒則嫌與公子牙同故不書然則曷爲不書卒則無以表其節也且書卒則嫌無罪必有說則又何說而刺叔仲書刺刺者有罪乃刺之雖無罪必有說則又何說而刺叔仲惠伯乎此叔彭生死難之節所以不著於春秋按春秋不書殺叔仲惠伯自爲舉重略輕蓋亦內辭也若欲書之聖人自有書法以張義不必如舊疏所云宜言冬十月子赤及叔仲彭生卒夫游夏之徒且不能贊一辭後人何必強作解事乎○注叔仲至死之○僖十年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傳云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

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里克知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此叔仲惠伯亦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以卻仲遂遂以殺叔仲惠伯弒子赤是與荀息事相類也桓二年莊十二年僖十年皆有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云云然則叔仲惠伯直均指叔仲惠伯下皆云有不賢而彼傳皆如此發何卻云叔仲惠伯直雖見殺不如荀息死之義亦未洽何者仲遂欲廢嫡立庶先與惠伯謀其必嚴憚惠伯與孔父義形於色無所區別故仲遂退而先殺惠伯次弒子赤左傳謂以君命召惠伯應是殺惡及視先事不然遂重在弒君子赤已死則惠伯存否聽之可矣何必矯命爲耶當時所以不與三人並見累者或仍爲內諱故與〔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注臧孫許宣謚〔疏〕校勘記出臧宣公云閻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作臧宣叔宣十八年疏引此傳同當據正唐石經缺按紹熙本作臧宣叔周氏柄中四書辨正云春秋之例大夫名見於經者皆卿也魯臧宣叔爲司寇而經書臧孫許及晉侯盟又書臧孫許帥師其卒也書臧孫許卒則儼然卿矣卿則非少司寇之謂至於相則當國執政之稱執政必上卿而孔子以司寇當國故謂之攝如齊

有命卿國高而管仲以下卿執政鄭有士卿子皮而子產以
介卿聽政是也宣叔爲司寇謂之爲相此孔子攝行相事之
證按孔子之攝相自謂攝政夾谷相禮之事非執政之相與
此不同臧孫之相自謂當國者蓋魯命卿不一諸卿中又一
執政者如晉六卿而別一有執政者也周氏引管仲子產事
爲證是也然晉執政者常將中軍宋執政者常爲右師魯叔
孫穆子嘗執政而於卿位居二則又各國之殊也○注臧孫
許宣謚○左傳宣十八年云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
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
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注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
也時爲司寇主行刑是也宣謚者謚法解聖善周聞曰宣
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

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雜然曰〔疏〕校勘記云鄂
本同宣十八年唐石經諸
疏引作雜言曰仲氏也於是遣歸父
之家〔注〕時見君幼欲以防示諸大夫〔疏〕左傳又云遂逐東門
氏逐與遣同左傳僖
二十三年姜氏與子犯謀醉而遣之亦謂逐之也漢書孔光
傳遣婦故郡卽逐婦故郡也歸父在外故先逐其家也○注
時見至大夫○舊疏云時見君幼少恐
有禍變欲以有防衛之義示其諸大夫

然後哭君歸父使乎

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
走之齊〔疏〕自歸父使於晉下
又見宣十八年 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注〕徐
者皆共之辭也闕東語傷其先人爲惡身見逐絕不忿懟也

〔疏〕注徐者至東語○說文彳部徐安行也廣雅釋詁徐遲也
國策宋策臣請受邊城徐其政而留其日注徐緩也蓋魯
人乍聽臧孫許言皆知仲遂當絕繼見歸父無罪見逐不忿
懟故共傷歸父無後也何氏以徐爲皆共者廣雅釋詁餘皆
也呂覽辨上亦無使有餘注餘猶多也餘徐皆從余聲徐其
餘之借與○注傷其至懟也○卽謂其聞君薨家遣哭君成
踊反命乎介事宣十八年注亦云主書者善其不以
家見逐怨懟成踊哭君終臣子之道起時莫能然也

嬰齊後之也〔注〕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

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疏〕通義云久而更傷歸父無
後言仲遂大惡當絕直以賢歸父故存其世爾是也○注弟
無至父孫○徐氏乾學讀禮通考云按禮卿大夫以下繼世
與天子不同天下不可一日無天子國不可一日無君是故
繼世不立則取於旁支以弟後兄可也以兄後弟可也甚至

以叔後姪古亦爲之君之生存既已盡臣其諸父昆弟身歿而旁支入繼必爲之服斬衰既爲之服斬衰卽立祖禰事之可也大夫則不然以別子爲祖亦不能臣其宗族繼世相傳以宗法齊之而已春秋之法大夫以罪廢逐不得入宗廟卽後亦直以廢逐者之兄弟代主大宗之思其先世而爲之立後亦於廢逐者之子姪正所以嚴昭穆之序祀世及相傳而不及於廢逐僑如而立其弟豹矣於臧氏嘗逐僑如而立其兄爲矣於東門氏則逐歸父而立嬰齊其事正同不聞豹意若謂吾逐歸父以禰僑如爲禰紇而必以嬰齊禰歸父此魯人之刱舉也其爾乃不知其已悖典禮矣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此千古爲後之禮經也何邵公注甚明而誤者失之崑山徐氏爲尤甚公子遂以仲遂書於經矣仲其字也故其孫曰仲嬰齊嬰齊實遂子也而後歸父則遂孫矣遂孫則可以稱仲孫而仲之不孫之者仲實非孫也實非孫則何以可後歸父也凡古云後者受其爵邑之重之謂爵邑必有所託受之是曰後後不必倫序相當也然則公羊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何也爵邑受諸某則於某之喪祭一如眞子之禮不必倫序相當也然則立嬰齊者何不使後遂也曰此爵邑受諸歸父不可以中斬也然則何以不立歸父之子遂實有罪而廢其嫡歸父實無罪而綿其爵邑以嬰齊後歸父可以明歸父之無罪立歸父之子則不可以明遂之有罪然則書仲者仲其氏也氏者爵

邑所在也不言孫者不殺其實也明其爲遂子也通義云禮大夫世則有族魯人立歸父之後使世其位故命之氏氏姓自廟別者也嬰齊既後歸父則當祀歸父于禰祀仲遂於祖故得比孫以王父字爲氏而氏之爾爲人後者爲之子謂事其廟如禰廟服其服如喪非實謂他人父也何氏乃訾其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夫禮不有爲殤後者乎爲祖庶母後者乎而謂爲重黎後則弟兄之相後皆父母耦之乎可乎楚世家曰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則弟兄之相後由來舊矣按孔氏直混天子諸侯與卿大夫爲一故如此解爲殤後之後謂宗子爲殤死族人不必皆以父母稱之也禮喪服不杖期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父卒然後爲後爲祖後者服斬注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是爲諸侯有爲曾祖後者皆服斬亦不必以父母稱之也重黎之事亦不例諸大夫士孔氏未免好辨矣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書仲孫則嫌於仲孫氏書公孫仲嬰齊則嫌於嬰齊別有賢行且嫌於僅以別嫌於貍軫之公孫嬰齊爲人後之義不嘗夫子既順魯人之公義弟爲兄後亦合質家之法故無異文也然考舊疏引異義公羊說云質家立世子弟文家立世子子而春秋從質故得立其弟自謂天子諸

侯之制非謂大夫士亦得立其弟爲後也劉說援据亦非總之諸侯奪宗大夫不奪宗故得以弟爲兄後叔爲姪後兄爲弟後俱無不可不奪宗則必取諸昭穆相當者爲後不得混施不明乎此宜乎宗法廟制俱轇轕不通矣歸父無罪被逐魯人傷其無後欲爲立後此國人清議也季文子等於遂之弒君并不以爲可仇唯歸父欲去三桓故疾之尤甚因坐以其父弒君之罪遂而又迫於國人之言不得不爲歸父立後乃不立歸父之子而立歸父之弟名爲後歸父仍是絕歸父以後遂此季臧之奸巧也所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此也聖人書之以仲不言仲孫正不與其子爲父孫并所以絕遂不與其有孫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婁人同盟于戚〔疏〕校勘記出宋世子成云鄂本元本同唐石經閩監毛本成作戌釋文世子戌音恤本或作成蓋唐初本已有作成者矣左氏穀梁俱作戌釋文云宋戌讀左傳者音成何公戌卒亦作戌二傳作成彼釋文云向戌與君同名則宜音恤宋王復齋鐘鼎款識宋平公鐘銘宋公戌之磬鐘吳東發跋云左昭十年傳宋公成公羊作戌史記亦作成今觀是銘當以公羊爲正是平公器也頌壺銘甲戌豐姑敦丙戌文皆作成與此同又按左昭二十年傳

公子城杜云平公子成與城音同若平公名成其子不得名城也包氏慎言云三月書癸丑月之十二日

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注爲篡喜時〔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僖二十八年注作歸于京師據僖二十八年傳曰歸于者非執之於天子之側者也特爲此事具昭二十年傳通義云曹伯名負芻宣公庶子殺世子而自立故晉執之爲伯討也按左傳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又十三年彼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又曰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是年彼傳云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遂逃奔宋子臧即此之喜時係讓國而非負芻所篡與公羊異孔氏乃取左氏爲說何耶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注不日者多取三國朕非禮故略之〔疏〕注不日至

略之○正以大國君卒日葬月此不日故解之多取三國媵者即上九年伯姬歸于宋有衞人來媵晉人來媵齊人來媵傳云三國來媵非禮也是也舊疏云雖於伯姬爲榮而宋公有失故死略之

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庚辰月之十一日通義云卒不日者失德也葬日者爲國亂渴葬例也葬卜柔日而今用庚辰亦渴之驗

宋華元出奔晉〔疏〕鄂本奔作犇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注〕不省文復出宋華元者宋公卒子幼華元以憂國爲大夫山所譖出奔晉晉人理其罪宋人反華元誅山故繁文大之也言歸者明出入無惡〔疏〕注不省至之也○舊疏云襄三十年秋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彼則省文不言鄭良霄自許入于鄭今則不省文故決之必知不省文是大之者正以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其中必有美者焉不可不察故知也通義云一事再見不卒名者善其出奔非罪難遠害能假晉力以威蕩氏卒拔強族輯公室智足以奠亂功足以安國故繁辭大之也言華元以憂國爲大夫山所譖出奔晉者舊疏以爲春秋說文左傳云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也不能治官敢賴寵乎奔但不以爲山所譖耳宋世家謂司馬唐山攻殺太子肥欲殺華元華元犇晉又異○注言歸至無惡○舊疏云即桓十五年傳例云復歸者出惡入無惡歸者出入有惡入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力焉者也明晉人理其罪宋人乃反華元誅山也按僖二十八年傳自者何有非晉力桓氏未必反順華元若是也皆言魚石止華元至河乃還誅山然設

宋殺其大夫山〔注〕不氏者見殺在華元歸後嫌直自見殺者故貶之明以譖華元故〔疏〕通義云蕩山也去氏者爲其擅權弱公室貶罪之本左氏言背其族也之義○注去氏至元故○舊疏云襄二十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注云宋大夫山譖華元貶此不貶者殺二慶而光見殺故須貶山以見其義左傳華元歸後山人攻蕩氏殺子山是山殺在華元歸後也

宋魚石出奔楚〔注〕與山有親恐見及也後得言復入者出無惡
知非君漏言魚石不殺山〔疏〕注與山至及也○杜云公子目
也注魚石蕩澤向爲人麟朱向帶魚府皆出桓公是與山有
親也舊疏以注有山者魚石之親語因云若其不貶宜言魚
山矣疑山亦魚氏非也山卽蕩澤故世家作唐山唐卽左氏
之蕩也○注後得至殺山○正以復入爲出無惡入有惡文
也魚石復入見下十八年云知非君漏言魚石不殺山者文
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傳晉殺其大夫
陽處父則狐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然則彼爲君漏言致射姑殺處父故坐君殺
君書國兼惡射姑可知此文與彼同亦似君漏言致魚石
殺山然惟下有復入文則魚石無惡其非魚石殺山可知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
鄭公子鰌邾婁人會吳于鍾離〔疏〕杜云鍾離楚邑淮南縣大
咎城鍾離以備吳二十四年楚子爲吳師以略吳疆師還吳
踵楚遂滅巢及鍾離南北朝時爲重鎭今江南鳳陽府鳳陽
縣東四里有鍾離舊城水經注淮水篇又東過鍾離縣北世
本曰鍾離嬴姓也應劭曰縣故鍾離子國也楚滅之以爲縣

春秋左傳吳公子光伐楚拔鍾離者也一統志故城在鳳陽
府鳳陽縣東舊有東西二城濠水流於其中按是時鍾離應
尙爲國若已屬楚
不得會其地矣
曷爲殊會吳〔注〕據楚不殊〔疏〕注據楚不殊○卽僖二十一年
曹伯會于霍是也 外吳也〔疏〕繁露觀德云是故吳魯同姓也鍾離之
夷狄之行也穀梁傳曰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
亦殊會貴賤不嫌辭可會不得序而稱君殊魯而會之謂其有
之會書及書會見公及之如臣朝君使諸侯不
得以干世子鍾離之會書會若諸侯外吳不與同會
使夷狄不得以亂中國此 曷爲外也〔注〕據襄五年不外之〔疏〕
則聖人微意不可不察 注據襄五年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是也

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注〕內其國者假魯
以爲京師也諸夏外土諸侯也謂之夏者大總下土言之辭
也不殊楚者楚始見所傳聞世尙外諸夏未得殊也至於所

聞世可得殊又卓然有君子之行吳似夷狄差醋而適見於可殊之時故獨殊吳〔疏〕舊疏云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以下是也云內諸夏而外夷狄即經序諸大夫訖乃言會吳于鍾離是也按舊疏第就此經言之其實傳凡言春秋皆謂春秋通例也內其國而外諸夏所傳聞世也內諸夏而外夷狄謂所聞世也至所見世則著治太平夷狄進至于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矣繁露竹林云故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是也漢書匈奴傳論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明皆道春秋之法非當時果外吳外楚也○注內其至師也○即隱元年注云春秋託新王受命于魯故即假魯以爲京師也是以儀父來盟則褒滕薛來朝則褒外來盟者稱來我往彼盟稱莅齊侯獻捷亦稱來見王義尊內言如不言朝聘皆京師魯之義故僖三年注春秋王魯故言莅以見王義使若王者遣使臨諸侯盟詛以法度言來盟亦因魯都以見王義使若來之京師白事於王是也○注諸夏至侯也○校勘記云此本閩監本土誤士鄂本毛本不誤今訂正魯亦諸夏假魯爲京師故以諸夏爲外土諸侯也論語八佾不如諸夏之亡也注包曰諸夏中國○注謂之至辭也○校勘記出大總下上言之辭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土作士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下士夏者大

也書康誥用肇造我區夏孟子滕文公吾聞用夏變夷者閔元年左傳諸夏親暱襄四年左傳諸夏必叛華夏皆總下士言之謂之大者言有禮儀之大也○注不殊至殊也○即僖二十一年宋公楚子以下會于霍之屬是不殊也通義云楚亦夷狄未嘗殊者始見稱州已外之矣攢函亦殊會始發傳於此者因此會諸夏夷狄悉在內外之文最明○注至於至之行○宣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注不日月者壯王行伯約諸侯明王法討徵舒善其憂中國故爲信辭也是卓然有君子之行故又不得殊也○注吳似至殊吳○史記吳世家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乎又何其闊覽博物君子也所謂似夷狄差醋也而適見於可殊之時決楚之始見時尚未合殊故也**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辭言之**〔注〕據大一統〔疏〕注據大一統○即隱元年傳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舊疏云王者施政欲其遠近徧及海內如一而殊外內故難之是也**言自近者始也**〔注〕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近者說遠者來季康子問政於

孔子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是也月者危錄之諸侯既委任大夫復命交接夷狄（疏）注明當至治之○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注云所傳聞世見治始起外諸夏錄大略小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所聞世見治小如大廩廩近升平故也隱元年注於所傳聞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先詳內而後治外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世見治升平書外離會至所見世用心尤深而詳明先正京師乃正諸夏乃正夷狄以漸治之也故隱二年會戎于潛書內離會以正內僖二十六年楚人滅隗以隗子歸不名見責小國略宣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攢函所聞世內諸夏而詳錄之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名者所見世責小國詳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是也說苑指武篇云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繁露王道云親近以來遠故未有不先近而致遠者也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通義云此春秋為後王大法建首善自京師始而四海之內莫敢不正若乃殊方別俗被之聲教羈縻弗絕而已故所聞之世始內諸夏所見之世始治夷狄操之有本推之有序大學所謂家齊而後國治而後天下平

其義然也繁露天地陰陽云近者詳遠者略亦謂先近而後遠也○注葉公至者來○見論語子路篇今本無干孔子蓋以意足之也韓非子難篇葉公子高問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孔子世家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書傳略說葉公問政於夫子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皆以意增損非有異文也○注季孫至是也○見論語顏淵篇舊疏云帥長也言子為諸侯之長而為正誰敢不為正乎亦是先正於近乃始及遠之義故引之按大戴禮哀公問篇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贊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皆謂正已以正物即由近而及遠也○注月者至夷狄

通義云會例時此吳會中國之始特危月之

許遷于葉（疏）杜云許畏鄭而南依楚故以自遷為文葉今南陽葉縣是也大事表云許畏鄭請遷于楚楚遷許于葉而許之舊都盡歸于鄭鄭人謂之舊許襄十一年傳諸侯伐鄭東遷舊許是也又云王子勝曰葉在楚方城外之蔽也楚子遷許于析而更以葉封沈諸梁號曰葉公今河南南陽府葉縣南三十里有古葉城一統志故城在南陽府葉縣南三十里舊縣鎮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注〉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也〈疏〉穀梁傳雨而木冰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范云雨著木成冰杜云冰封著樹漢書劉向傳晝冥晦雨木冰師古曰雨木冰者氣著樹木結爲冰也今俗呼爲閒樹雨音于具反按今時間有之所謂樹稼是也皆盛寒所致舊唐書讓皇帝憲傳開元二十九年冬京城寒甚凝霜封樹時學者以爲春秋雨木冰卽此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胄也憲見而歎曰此所謂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是也○注木者至徵也○五行志上雨木冰劉歆以爲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爲之冰零氣寒冰不曲直也劉向以爲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協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僑如出奔公子偃誅死一曰時晉執季孫行父又執公此執辱之異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爲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是歲晉有鄢陵之戰楚王傷目而敗屬常雨也經義雜記云雨木冰杜注記寒過節冰封著樹何注冰脅木者君臣將執于兵之徵穀梁傳雨而木冰也范解雨木冰者木介甲胄兵之象雨著木成冰疏引徐邈云五行以木爲介介甲也木者少陽之象雨著木成冰疏引徐邈云五行以木爲介介甲也木者兵之象冰者木君臣將見執之異根枝折者象禍害速至也與何邵公義同五行志載劉歆劉向及各說按左氏無傳當從劉子駿說說文气部氛氣也从气分聲雰氛或从雨則氛雰爲一字釋名釋天气名合氣雰字異也穀梁傳當从劉子政說言人將有害則陰氣脇木得雨而水是不必以冰爲木介服象於甲兵矣何注公羊徐注穀梁皆本劉子政說范則專取甲兵之說不知穀梁引傳曰根枝折正與陰氣脇木之義合明非取象於甲兵也古微書考異郵云天雨木冰貴臣將死也專主大臣言葢震爲木震爲長子大臣之象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亦爲叔孫僑如出奔剌公子偃之兆而少陽象幼君冰脅木象公爲晉所恥行父被執取應亦切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注〉滕始卒於宣公不名邾婁始卒於文公日於襄公名俱葬於昭公是以知滕小〈疏〉包氏愼言云四月書辛未月之六日通義云滕文公也○注滕始至不名○宣九年秋八月是始卒於宣公也此經書辛未滕子卒是日於成公也二者皆不名故云不名若然隱七年書滕侯卒彼注云所傳聞世未可卒所以稱侯而卒者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公春秋褒之以禮嗣子得以其禮祭故稱侯見其義故也○注邾婁至公名○文十三年邾

婁子蘧蒢卒是卒於文公也襄十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婁子瞯卒是日於襄公也蘧蒢瞯皆名故曰名也若然莊十六年書邾婁子克卒莊二十八年夏四月丁未書邾婁子瑣卒已見於所傳聞世而云始卒於文公日於襄公者莊十六年注云小國未嘗卒而卒者爲慕伯者有尊天子之心行進也莊二十八年注云日者附從伯者朝天子行進明皆以行進與隱七年之書滕侯卒皆非常例也○注俱葬於昭公○昭三年滕子泉卒又云葬滕成公昭元年邾婁子華卒下云葬邾婁悼公是俱葬於昭公也○注是以知滕小○舊疏云春秋於所聞之世始錄微國之卒書日書名明其大小滕子卒葬皆在邾婁之後邾婁之君名於所聞之世於滕則未是以知其小于邾婁也何氏所以不於會序比之而據其卒葬者會是主會次之其大小仍自難明故如此解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楚滅舒庸晉厲公見餓殺尤重

故十七年復食〔疏〕注是後至尤重○校勘記出晉厲公見餓殺尤重云閩監毛本尤誤猶鄂本餓作殺誤尤字與此本紹熙本不誤楚滅舒庸見下十七年晉厲公見餓殺者下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舊疏引春秋說以爲厲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正月出之二月而死故此注云見餓殺也五行志下之下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晉敗楚鄭于鄢陵執魯侯與何氏義異劉歆以爲四月二日魯衞分包氏慎言云六月書丙寅劉歆以爲四月二日是也○注故十七年復食○即下十七年書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是也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

晦者何冥也何以書記異也〔注〕此王公失道臣代其治故陰

代陽〔疏〕包氏慎言云六月又書甲午甲午本六月之晦日春秋不記晦故特言記異以別之按繁露王道述災異有晝晦謂此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疏〕杜云鄢陵鄭地今屬潁川郡水經注溵水篇沙水南與蔡澤陂水合水出鄢陵城西北春秋成公十六年晉楚相遇于鄢陵處也史記注引服虔云鄢陵鄭之東南地也紀要鄢陵舊城在開封府鄢陵縣西北四十里漢書地理志潁川郡傷陵卽杜所故續志作陽李奇曰六國曰安陵然地志陳留郡有傷

應劭曰鄭伯克段于鄢是也則
克段之鄢與潁川之鄢陵有
別楚子鄭師敗績

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注〉據宋公戰于泓敗績稱師〈疏〉注
宋至稱師○僖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是
也通義云此晉侯伐鄭楚子救之鄭爲主人而戰言晉侯及
者蓋以楚數陵諸夏鄭附從僭夷善
晉之能敗之故與使爲主與顓同義王痍也王痍者何傷乎
矢也〈注〉時爲飛矢所中〈疏〉廣雅釋詁痍傷也一切經音義引
痍侈也侈開皮膚爲創也說
文广部痍傷也成十三年左傳
云體創曰痍釋名釋疾病
也
艾痍我農功釋文痍本作夷
注夷亦傷也疏引服注云金
從刃从一又創云刃或從倉
繫傳云按史此正刀創字也金
創爲痍即通俗文之體創爲
中左傳史曰南國蹙射其元
及戰射共王中目楚世家共王
兵戰鄢陵晉敗楚射中共王
目是其事也然則何以不言師
敗績〈注〉據王痍末言爾〈注〉末無也無所取於言師敗績也凡
舉師敗績爲重眾今親傷人君當舉傷君爲重以言戰又言

敗績知非詐當蒙上日也〈疏〉注末無也○呂覽開春云吾末
弓云末吾禁也注末猶無也禮記檀
云燕戰稱人敗績稱師者重
舉之者因重兵害眾故敗績舉師也穀梁傳曰楚不言師君
重於師也繁露對膠西王篇王痍君獲不言師敗重傷君也
○注以言至日也○舊疏云春秋之義偏戰者日詐戰月令
狐鄧陵之經言戰言敗績云偏戰
日偏戰
故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秋公會晉侯衛侯宋華元邾婁人于沙隨〈疏〉杜云沙隨宋地梁
國甯陵縣北有沙
隨亭大事表云今沙隨城在歸德府甯陵縣西六里水經注
汳水篇汳水又東逕甯陵縣
成十六年會于沙隨謀伐鄭也杜預釋注
之沙陽亭北故沙隨國矣春秋
日在甯陵縣北沙陽亭世以爲堂城非也不見公公至自會

不見公者何公不見也〈注〉不見見者恚乞師不得欲執之
〈疏〉通義云不得爲晉侯所見○注不見至執之○下傳
云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公不

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注據不得意○舊疏云莊六年傳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注此謂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今會不得意而致會故據以難○注扈之至不致○卽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昧晉大夫與公盟也彼公不得意不書致故據以難通義云此兼問兩公至自會公不見見者是會也大夫執者謂下伐鄭之會也何氏因諛以爲行父再執與經不合不恥也曷爲不恥注據扈之會公失序恥疏注據扈至序恥○文七年注云文公爲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爲不可知之辭明恥故諱也故彼不曰順諱爲善文也此反爲得意辭故據以難

公幼也注因公幼殺恥爲諱辭不書行父執者公不見見已重矣疏注因公至諱辭○舊疏云實不見今而致會若得意然故言爲諱辭耳白虎通爵篇童子當受爵命者使大夫就其國命之明王者不與童子禮也以春秋魯成公幼少與諸侯會不見公經不以爲魯恥明不與童子爲禮也是也通義云公不見見實以叔孫僑如涎通繆姜而譖公于晉之故時公尚幼未能親政凡有咎辱責在大臣故不以病公也按孔氏牽涉左氏之說果爾則晉人信譖何反責魯大臣而爲公幼殺恥也且左氏家以公衡爲成公子則亦無公幼之說白虎通正先師舊義與何氏說合○注不書至重矣○舊疏云是時累代公執而下經但舉其一故此注不書行父執者公不見見已重矣按經書行父之執在伐鄭後與此致會無涉傳何爲逆據以問明沙隨已有執季孫事孔氏謂行父止一執蓋仍爲左傳所泥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婁人伐鄭疏通義云王之上大夫稱子杜云尹子王卿士子爵沈氏欽韓云圻內國有封爵但有八命六命四命之差而無公卿士若其出封當加一等爲侯伯子男之次且尹子爲王官尊之則曰公通稱則曰子若單劉者亦曰子不曰公不獨尹子爲然

曹伯歸自京師

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注據曹伯襄復歸于曹疏注據曹至于曹○見僖二十八年公羊義疏五十四

易也注易故末言之不復

舉國名〇毛本末作未誤按〔疏〕注易故至國名〇何意亦末無所取於舉國名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注〕據本篡喜時也〔疏〕釋文喜時左傳作欣時〇注據本篡喜時〇上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注爲篡喜時故據以難**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注〕和平其臣民令專心于貢篚〔疏〕通義云此釋不名之意諸侯失地名喜時內平其國以待君歸若與末失國者同故不名以起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注〕訟治于京師〇鄂本訟作說誤僖二十八年傳治反衛侯注亦云叔武訟治于晉文公**其言自京師何**〔注〕據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後復歸于之意復歸者出有惡〔疏〕喜時治免其罪若與無惡者同故緣賢者之心而爲其君諱不嫌實無惡者前稱侯以執罪已明矣是也〇注訟治于京師〇鄂本訟作說誤僖二十八年傳治反衛侯注亦云叔武訟治于晉文公**其言自京師不連歸問者嫌自京師天子有力文言甚易欲并問力文與上說喜時錯**〔疏〕注據僖至京師〇卽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三十年秋衛侯鄭歸于衛是也〇注不連至時錯〇僖二十八年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傳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若連歸問云其言歸自京師何卽嫌天子有力與上說喜時之內平其國外治諸京師爲喜時之力意違故但問自京師與衛侯鄭不同之故也舊疏云問者之意欲道僖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亦是天子所歸不言自京師今曹伯亦天子所歸獨言自京師文相違背也上說言其所以易正猶公子喜時之力若此處并問天子有力之文卽與上說喜時之力自相違也**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注〕言歸自京師者與內據臣子致公同文欲言甚易也舍此所從還無危難矣**主所以見曹伯歸本據喜時平國反之書非錄京師有力也執歸書者賢喜時爲兄所篡終無怨心而復深推精誠憂免其難非至仁莫能行之故書起其功也**〔疏〕注言歸至同文〇舊疏云與上十三年公至自京師相似〇注欲言至難矣〇通義云天子有命歸之則諸侯不得治其咎國人不得易其位故無難矣因明喜時能知尊王請命春秋乃以王命除負芻之罪也〇注主所至力也〇通義云倒歸文在上者若言自京師歸於曹則

嫌自者京師有力辭與歸功喜時意錯○注執歸至功也○舊疏云以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二十一年執宋公之屬皆不書其歸也若然僖二十八年晉侯又云晉人執衛侯下云曹伯襄復歸于曹三十年衛侯鄭復歸于衛皆是被執而書之者曹伯下注云執歸不書主書者名惡當見是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疏〕左氏穀梁作苕丘史記索隱招或作苕又陳杞世家乃殺陳使者索隱曰卽陳司徒招又名苕招苕皆从召得聲得通也詩小雅苕之華釋文苕徐音韶左氏襄二十九年傳見舞韶濮者釋文韶本或作招獨斷舜曰大招是也杜云苕丘晉地

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疏〕禮記表記云仁者人也注人也謂施以人恩也引此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則鄭所見公羊本作人也正義云施人以恩謂意相愛偶人也傳稱欲人愛此行人故特言舍之引之者證人偶之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存愛之義也又中庸云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意相存問之言穀梁莊元年傳接練時踩母之變始仁之也卽仁之也古人與仁通繫辭傳何以守位曰人王肅本作仁仁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謂知其仁也墨子非命篇命者非人者之言也謂非仁者之言也呂

覽論人篇哀之以驗其人也驗其人謂驗其仁也是也九經古義按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蓋賓主揖讓互相親偶親親之意亦如之也老子道德經曰如嬰兒之未孩河上公注如小兒未能答偶人時御覽引元命包云仁者情志好生愛人故其爲人以仁其立字二人爲仁注二人言不專於己念施與也是則仁之義也曰在招丘悕矣〔注〕悕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悲矣閔録之辭〔疏〕注悕悲也○昭九年傳存陳悕矣釋文云欷歔也文選注引蒼頡篇欷歔泣聲也亦作唏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紂爲象箸而箕子唏索隱唏歎聲蓋皆欷之借也廣雅釋詁亦云欷悲也楚辭九辯憯悽增欷薆曾歔欷余鬱邑兮是也方言唏痛也凡哀而不泣曰唏淮南說山訓紂爲象箸而箕子唏明通用也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人之何〔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作仁之何此與表記注合按此誤字而有合於古者也公羊本三云人之後來皆改作仁之則此作人之爲誤字爲是十行本不誤也而人字又以作儿爲正說文人下云天地之性最貴者也又儿云仁人也古文奇字人也說文仁訓親愛人謂此儿字是親愛人也凡禮記中庸之仁者人也

表記之仁者人也此人也之人字皆說文儿字非人字也詩衞風淇奧箋云謂仁於施舍亦當作儿於施舍彼俗本作人較勝於元本也代公執也〔疏〕通義云善其以身代君故仁錄之**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注〕不書者不與無惡〔疏〕即上夏六月來乞師下云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不見內君大夫會知其不與也○注不書至無惡○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傳乞者何卑辭也曷爲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曷爲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注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爾乃以假人故重而不別外內也故不與無惡也拔左傳云戰之日齊國佐高无咎至于師衞侯出于衞公出于壞隤注壞隤魯邑是魯師未出竟故僑如告郤犨有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之語也即上文孟獻子亦但曰有勝矣亦不見有出師之文**公會晉侯**〔注〕會沙隨也〔疏〕注會沙隨也○即上秋公會晉侯齊侯衞侯宋華元邾婁人于沙隨是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疏〕據何氏義此執季孫爲會沙隨時事**成公將會晉厲公**〔注〕謂上伐鄭言謚者別嬰齊所請也明言公會晉侯者嬰齊所請事也

故下與嬰齊傳合同〔疏〕校勘記出成公將會厲公云唐石經宇襄三年疏引此文亦有晉作晉厲公此脫晉字按紹熙本有晉也宇紹熙本亦有別於沙隨佐邾婁人伐鄭是也○注言謚至合同○謂此傳稱成公將會厲公與上公會晉侯僅稱公殊也嬰齊所請者下十七年公孫嬰齊卒于貍軫傳云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是上經沙隨之事嬰齊爲公請公許之反爲大夫是上言公會晉侯將執與嬰齊並請也左傳亦有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事惟彼傳無嬰齊出奔事又以執季孫止此茍臣一次也通義云此一事而再言之者先凡而後目也前此者以下釋代公執之意自成公將會晉厲公以下乃申其事而詳敘之蓋晉人緣乞師不與恚公而以會不當期爲罪名耳傳本釋經經唯一書執季孫行父而邵公言再執是不善讀傳矣按孔氏以行父止執茍臣一次仍本左氏立說詳繹傳文似是兩事公會晉侯以下一事也成公將會晉公季孫行父曰厲公又一事也序事甚晰

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疏〕舊疏云言聽獄者失之大者矣鹽鐵論周秦云春秋曰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也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相坐

什伍相連若引根本之及華葉傷小指之累四體也如此則以有罪誅及無罪無罪者寡矣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爲宗廟羞也於是執

季孫行父〈注〉善其過則稱己善則稱君累代公執在危殆之地故地言舍而月之者痛傷忠臣不得其所爲代公執不稱行人者在君側非出使〈疏〉注善其至稱君○說苑臣術云功如此者良臣也禮記坊記云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襄十九年君不尸小事臣不尸大事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已則民作讓矣○注累代至其所○正以沙隨之會代公執伐鄭會不當期又代公執是累代公執在危殆之地也左傳疏引賈云書執行父舍于苕丘言失其所不書至者刺晉聽讒執之示已無罪也公羊禮說云問者曰必痛之何曰雜記曰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焉其行合禮焉其志可哀也言月爲傷痛文者舊疏云正以凡執例時故也卽僖四年夏齊人執陳袁濤塗五年冬晉人執虞公之屬是也通義云內大夫無罪被執例月義亦通○注爲代至出使○文十四年冬齊人執單伯傳執者曷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傳曰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注以其所衛奉國事執之晉人執我行人

叔孫舍是也傳又曰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注已者已大夫自以大夫之罪執之分別之者罪惡各當歸其本此行父既非事執亦非以已執故解之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疏〉包氏愼言云十月乙亥月之十三日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州盟于扈〈注〉行父執釋不致者舉公至爲重○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疏〉注行父至爲重〈疏〉隱如以歸十四年書隱如至自晉又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其至此不致故解之正以書公至自會二十四年書舍至自晉皆書公至自會故行父致從省也

乙酉刺公子偃〈疏〉舊疏云考諸舊本此經之下悉皆無注若有例有罪不日無罪日者正謂此耳又云僖二十八年注內殺大夫也穀梁傳先刺後名殺無罪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一百四十一終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三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五十五　句容陳立卓人著

成十七年
盡十八年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結率師侵鄭〔疏〕左氏穀梁作北宮括杜云括成公曾孫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邾婁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疏〕包氏愼言云積閏分六月後已盈宜月之二十七日九月書用閏而經書六月柯陵之盟日乙酉爲八月之十四日非九月日用郊之日爲辛若六月有閏則辛丑國語周語周單子會晉厲公于九月日也杜云柯陵鄭西地風俗通云陵言其獨高厲也則柯陵晉厲公于加陵引爾雅曰陵莫大於加陵即加陵古柯加同韻按爾雅釋地云陵莫大於加陵郭注今所在未聞韋昭注周語亦云柯陵鄭西地名也盟于柯陵在成十七年與杜說合淮南人間訓晉厲公合諸侯于嘉陵加嘉同也方輿紀要柯城在大名府內黃縣東北通義云不復言諸侯者尹單同盟與葵丘異穀梁傳柯陵之盟同謀伐鄭也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疏〕包氏愼言云九月書辛丑用郊之日爲辛丑月日也若六月有閏則辛丑爲八月之十四日非九月之日也

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注〕周之九月夏之七月天氣上升地氣下降又非郊時故加用之〔疏〕左傳疏引賈逵云諸言用者皆不宜用反於禮者也按莊二十四年用幣左傳曰非禮又二十五年鼓用牲于社又鼓用牲于社于門僖十九年邾婁人執鄫子用之皆不宜用者也○注周之至用之○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此於七月已然者彼正義云若以爻象言之七月三陽在上三陰在下則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若氣應言之則從五月地氣上騰至十月六陰俱升六陽並謝天體在上陽歸于虛無故云上騰地氣六陰用事地體在下陰氣下連于地故云下降是則陰生于午故於爻象爲姤極於亥於象爲坤七月爲否天上地下閉塞不交之始故注據以言也又非郊時者穀梁傳曰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備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注〕然則郊

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注〕魯郊博卜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言正月者春秋之制也正月者歲首上辛猶始新皆取其首先之意日者明用辛例不郊則不日〔疏〕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用辛也鄭注用辛日者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耳○注魯郊至用也○校勘記出魯郊博卜春起訖亦作博毛本誤作傳校本作轉卜非僖三十一故卜爾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公居攝行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之德非正故卜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是魯郊博卜春三月事也御覽引異義曰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下也魯與天子並事變禮今成王命魯使卜從郊不從卽止以下天子也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舊云此傳止言正月者因見其自今后百代之王正所當用之

月也然則公羊家以正月上辛者魯制如是異天子也○注三王至夏正○舊疏云易說文也按郊特牲注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說云五帝三王祭天一用夏正何夏正得天之數也天地交萬物通始終之正故易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也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此言迎長日之至也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之至也○注言正至也○舊疏云注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也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此言迎長日之至也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之至也○注言正至也○舊疏云日者建卯而晝夜分而日長也既用夏正而此傳特言用正月上辛者但春秋之制也春秋之郊皆用周之正月故也按郊特因魯以制法令自今以後之郊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鄭云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正義云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爲周郊上文云郊之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迎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爲始郊日之後也然則鄭注所駁蓋卽董仲舒劉向之說也郊特牲疏又云鄭康成則異於王肅上文云

之月按冬至日係圜丘之祭郊日宜用辛止用冬至之月耳
各不相蒙郊特牲疏又云張融謹案郊與圜丘是一又引韓
詩說三王各正其郊與王肅同又魯以轉卜三正與鄭元同
於禮圜丘服大裘此及家語服衮冕又云臨燔柴脫衮冕
冕著大裘象天臨燔柴黻祭著大裘象天恭敬之義既白不
同是張融以家語及此經郊祭並爲魯禮與鄭元同按郊祭
感生帝配以后稷圜丘祭皇天配以帝嚳周禮大裘而冕圜
丘之祭也祓衮以象天郊祭之禮也魯不得用大裘而冕明
圜丘與郊是二祭周既祭圜丘又郊魯止一郊也張融之說
名爲申鄭反與鄭謬矣家語王肅僞書不必引以相混也○
注正月至之意○校勘記出上辛尤始新云閩監毛本同鄂
本作猶是也繁露郊義云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四
祭於宗廟宗廟因於四時之易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
起之其以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
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時歲更紀郎以其初郊必以正月
上辛者言以其所最尊首一歲之事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
先貴之義尊天之道也又郊祭云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
郊祭以喜天乃敢爲地行子禮也又郊事對云古者天子之
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是
亦以天子唯一郊常於歲首又曰春秋之法則春秋之制定
在周正月蓋何氏亦本之公羊先師也○注曰者明用辛
例○正以經云辛丑用郊故書曰以明用辛爲正也○注不

郊則不曰○郎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猶三望七
年春王正月黮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之
屬是不郊故不曰也**或曰用然後郊**〔注〕或曰用者先有事存后稷神名
也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
必先有事於蓚林魯人將有事於泮宮必先有事於上帝天
郊尤悖禮故言用小大盡譏之以不郊乃譏三望知郊不得
譏小也又夕牲告牲后稷當在日上不當在日下〔疏〕通義云或意未
明舊說以爲用事于頻宮然後郊要本非傳所取闕疑殆焉
讀書叢錄云按用當作卜說文用从卜从中字形相似又涉
上文而譌爲用字僖三十一年傳卜郊非禮也何注天子不
卜郊疏欲道天子之郊以其常事故不須卜魯郊非禮是以
卜之用郊者不卜郊也故傳以爲不宜用或曰卜然後郊是
據魯禮以正之者也按洪義亦迂曲俞氏羣經平議云如此
說則分用與郊爲二事義不可通且有事泮宮豈可但謂之
用乎何氏殆未得其解也此承上文郊用正月上辛而言蓋
郊之必用正月上辛固其正也然哀元年穀梁傳曰郊三卜
禮也又曰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
公羊義疏五十五

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此傳所載或說蓋卽穀梁子之說用而後郊謂卜中而後郊也說文用部用可施行也從卜中會意故其義卽爲卜中而後郊是不必正月上辛矣故附載其說以廣異義也此年書九月辛丑之不吉又改於秋三月卜之至九月上辛而吉遂用以郊故春秋卽如其實書之以示譏耳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傳曰曷爲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解詁運轉也巳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也此年以九月郊與彼年以五月郊其事正同此書用而彼不書用者於此一譏已足見義其餘不悉譏也莊四年傳曰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注同○校勘記浦鏜云名衍字從續通解校按何意或曰至名也或曰用者爲將郊先有事於后稷存其神之祭名則有名以或曰用者爲將郊先有事於后稷存其神之祭名則有名字是也存義也○注曰存室神也注神依人也正義存安廟室之神此存義也特牲注晉人至泮宮○並禮器文禮器釋林作配林天作上帝泮作頖魯人在首句彼鄭注云惡當爲呼聲之誤也呼池溫夷并州川正義有事於河謂祭河也鄭又云配林池小川從小而祭也先告從祀者然後祭河也鄭又云配林林名公羊禮疏引盧植注云配林小山林麓配泰山者也謂泰山此皆積漸從小至大之義也皆積漸從小至大之義也鄭又云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魯以周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先有事於頖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頖宮郊之學也或爲郊宮而作頖宮也字或爲頖宮也詩所謂頖宮也則正文必不作頖宮而經義述聞云鄭注引詩所謂類作郊宮宮注內先有事於頖宮告后稷也頖字亦當作郊蓋經言郊宮卽魯頖之學也詩所謂頖宮卽郊宮宮當作字或爲頖宮蓋郊宮卽頖宮故曰郊宮之學也詩所謂頖宮一語遂以頖宮釋頖宮重複而不可通矣釋文正義所見經注文已經改竄公羊傳疏所引亦與今本同其說久矣按禮記之誤或如王氏安見非卽王氏所改注中之或作云魯人無后稷廟今將祭天而於頖宮之本與禮器疏云魯人無后稷廟今將祭天而於頖宮告后稷也義或然也按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於國郊爲鄭學者謂爲殷制周人質文相變則周人立太學於郊頖宮宜在郊蓋皆小學也○注九月至小也○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傳云猶者何通可以已也譏不郊而望祭也注譏尊者不食而卑者獨食也彼以不郊而望故譏其望明郊則不譏此九月郊據或云失禮尤者故大小皆譏也尤悖禮者蓋對定十五年之夏五

月郊言也○注又夕至日下○舊疏云言古禮郊之前日午后陳其牲物告牲之牷于后稷則知此經宜云九月用辛丑郊矣按周禮充人展牲則告牲注鄭司農云展具也具牲若今時選牲也充人主以牲牷牲也特牲饋食禮之曰宗人視牲告充舉獸尾告備近之續漢志注引干寶云展牲若今夕牲魏書禮志帝曰夕牲之禮無可依準近在代都已立其議殺牲祼神誠是一日之事終無夕而殺牲待明而祭劉芳對曰臣謹按周禮牧人職止有夕展牲之禮實無殺牲之事李彪曰夕不殺牲誠如聖旨未審告廟以否臣聞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頻宮注頻宮者也元謂展牲若今夕展牲之禮但朕先以郊配日先人以此推之應有告廟帝曰卿言有禮但朕先以郊配意欲廢告而卿引證有據當從卿議公羊禮說云夕牲之禮不獨郊有之宗廟亦有之郊之夕牲在郊不在廟何注告牷非郊之夕牲而告牷于后稷之廟也徐疏云后稷是祭后稷而告牷亦有之郊天而后稷為古禮郊之前日陳其牲物告牷于后稷此臆說也傳曰以用然後郊注用者先有事存后稷神也按禮器注魯以周公有功德于天下使得郊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不聞郊前一日告牷于后稷也郊特牲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注云受命謂告之退而卜在祭前十日據此告卜郊于祖亦不聞告牷也孔賈疏皆云卜在祭前十日卜此告廟夕牲又告廟十日夕牲告牷又在祭前一日與郊不同日故云當在日上日告廟二次祭不欲數之謂則告牷當在祭前十日不得謂郊之前一日也周禮牛人凡祭祀其喪牛求牛鄭司農云喪牛前此為祭前一日夕牲時而言據此言凡祭祀則喪牛不獨郊有之宗廟亦有之矣然則夕牲告牷何以不指頻宮之祭而必欲以為郊天之牛夕牲告牷于后稷乎特牲饋食是士祭宗廟何嘗不告牲祭后稷而反不告牷耶說文牷牛純色也郊特牲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則正是灌而迎牲告牷又安有告牷后稷之事充人疏言漢法郊祭之夕牲告牷以況則古禮已亡故舉漢法也漢志正月天郊夕牲注引干寶于壇不於廟尤其明證也續漢志注引干寶云展牲若今夕牲又郊儀先郊日未晡夕牲公卿京尹眾官悉至若以用為告后稷則經不當云辛丑用郊蓋告后稷在祭前十日夕牲告牷又在祭前一日與郊不同日故云當在日上

公羊義疏五十五

九月用郊失禮之大郊既不可祭后稷失禮之小者故云小大盡譏之僖不郊而望故但譏其小此已郊知不獨譏小也

欲廢之耶又此處用字當指用九月不當指用后稷以配天廢告則郊是一事告廟一事設使郊特牲必告廟魏主安得志武帝將親祠車駕夕牲儀注不拜帝曰非致敬宗廟之禮也此則宗廟夕牲之證也魏書禮志帝曰朕先以郊配意欲省牲太史令酌毛血一奠天神前一奠太祖座前亦何嘗有郊牲必告廟之事又晉書禮志壇東大祝吏韋牲入跪曰請座前一奠太祖座前亦何嘗有郊牲必告廟之事又晉書禮志壇東大祝吏韋牲入跪曰請

十日夕牲告牷又在祭前一日與郊不同日故云當在日上

不當在日下凡辛丑以前皆得謂之日上而徐疏遂舉郊前日午後以實之近於鑿矣何鄭同時鄭舉漢法曰若今夕牲則何之云夕牲亦漢法可知矣今按何義以用郊者謂不宜用九月爲正解自或曰用然後郊之者以下皆申明或曰用然後郊之說也或曰以不郊下則何氏駁或說非用小大盡譏葢讀用郊二字並列以用亦祭名謂辛丑日先用後郊並行二禮也何氏据僖公事駁之謂不郊始譏望之小祭此已郊矣無爲譏用明用亦小祭也又夕牲告牷不與郊同日不得在辛丑下也舊疏殊未了了且告牷自與告殺異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疏〉差繆略云罃公羊作嬰唐石經公羊泐今注疏本作罃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婁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注〉月者方正下壬申故月之〈疏〉注月者至月之

○舊疏云正以凡致例時故此解之言正下壬申者欲正壬申爲十月之日是以不得不言十一月以來之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軫〈疏〉杜云貍軫地闕彼疏引杜又稱舊說曰壬申十月十五日貍脹魯地也傳曰十月庚午圍鄭則二日未得及魯竟也釋例又曰魯大夫卒其竟內則不書地傳稱季平子行東歸卒于房是也

以此益明貍軫非魯地矣舊疏云正本作貍辰字左傳作貍脹穀梁作貍蜃貍蜃脹軫辰音並相近得通釋文軫之忍反是也水經注范解皆以爲魯地〉

非此日月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注〉据下丁巳朔知壬申在十月〈疏〉注据下至十月○舊疏云即下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是也十二月丁巳朔逆而推之則丁亥爲十一月朔日又逆而推之即丁卯爲十月十一日矣即從丁卯數之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爲十月十六日左疏引長厤云公羊穀梁傳及諸儒皆以爲十月十五日十月庚午圍鄭十三日也推至壬申誠在十五日然據傳曰十一月諸侯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脹而卒此非大信待公至然後卒大夫之說也十一月經書壬申壬申爲十月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六月有閏則壬申又爲九月矣〈待君命然後卒大夫〉〈疏〉禮記王制云大夫廢其事又雜記云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爲輤而行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輤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士輔車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按嬰齊以罪出宜如士

禮書春秋則大夫矣故必曷爲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注據昭公出奔卒叔孫舍疏注據昭至孫舍○卽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是也

前此者嬰齊走之晉注不書者以爲公請除出奔之罪也

疏注不書至罪也○大夫出奔當絕嬰齊有爲公請之功功罪得以相除故不書也舊疏云其請公者謂上沙隨時也與季文子之請同時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爲公請疏通義云上年行父代執晉憾未平故今因其來會伐鄭復欲執之按孔氏以行父止一執故以嬰齊之請爲伐鄭時事然行父如執于沙隨之會後未再執經何爲退書招臣之文在伐鄭後明沙隨之執不書所書者伐鄭後一執也孔以行父之代執在沙隨故以嬰齊之請分屬伐鄭之會意以後此之將執公而未執別無爲請者宜由於嬰齊公許之反爲大夫歸至于貍軫而卒注十月壬申日貍軫魯地疏注十月壬申日○穀梁傳十一月無壬申乃十月也○注貍軫魯地○穀梁傳其地未踰竟也無君命不敢卒大夫注國人未被君命不敢使從大夫禮疏注穀梁傳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注嬰齊實以十月壬申

曰卒而公以十一月還先致公而後錄其卒故壬申在十一月下也嬰齊從公伐鄭致公然後伐鄭之事畢須公事畢然後書臣卒先君後臣之義也穀梁之意以爲致公而後錄其卒與公羊義異然則昭公孫齊何爲書叔孫舍卒乎○注國人至夫禮○正以臣無自專之義大夫者君之所命公尚未反故以大夫禮待也公至注十一月至是也疏注十一月至是也○卽上十有一月公至自晉疏云若以上傳言之則嬰齊之請魯侯許之皆是沙隨時也若在沙隨會時卽在伐鄭之上何故待公伐鄭之還乃始卒之正以成公許之實在沙隨但嬰齊未還公又伐鄭伐鄭未歸嬰齊已卒國人不聞公命未敢卒之按沙隨會與伐鄭皆在秋爲時必促故得嬰齊未還公又伐鄭也曰吾固許之反爲大夫注許反爲大夫卽受命矣然後卒之注善其不敢自專故引其死日下就公至月卒之起其事所以激當世之驕臣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疏注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書丁巳朔是時歷於歲終乃置閏也元志姜岌云十二月戊子朔無丁巳朔交分入食限沈氏欽韓以今歷推之是歲十一月丁巳朔

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二千八百九十七分入食限與大衍同五行志下之下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楚滅舒庸晉弒其君宋魚石因楚奪君邑莒滅鄫齊滅萊鄭伯弒死劉歆以爲九月周楚分臧氏壽恭云合辰在翼十二度距張十一度張爲周之分星翼爲楚之分星故日周楚分又云劉歆以爲九月朔則上壬申劉歆以爲七月十五日也是年入甲申統一千六十九年積月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一閏餘十六閏在六月前積日三十九萬四百二十七小餘四十五大餘七正月辛卯朔大小餘七二月辛酉朔小小餘五十三月庚寅朔大小餘二四月庚申朔小小餘六十五十五月己丑朔大小餘十七閏月己未朔小小餘六十六月戊子朔大小餘二十七月戊午朔十五日壬申是月小小餘六十五八月丁亥朔大小餘二十七九月丁巳朔說左氏者以壬申爲十月十五据魯歷言之也又云左氏先儒蓋兼取二傳然二傳但言壬申在十月不定爲十五日定爲十五日者左氏說也長麻謂公羊穀梁及諸儒皆以爲十月十五日者亦未允

邾婁子玁且卒〔疏〕通義云蒙上日也同日二事月食在上者先天道次人事與鄢陵同義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州郤至〔疏〕穀梁傳曰自禍於是起矣注云厲公見殺之禍上十八年疏引

春秋說云厲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正月幽之二月而死左傳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亦以殺三郤故蓋三傳義大同〃

楚人滅舒庸注〕舒庸東夷道吳圍巢〔疏〕注舒庸至圍巢○左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按舊疏云出左氏此也又云考諸舊本亦有無此注者按舊本是也何邵公向不用左傳說公羊雖亦間有隱合必係公羊舊傳不得顯與左氏絕無殊間也且舒庸當亦羣舒之一當近今湖北鄖陽府地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注〕日者二月庚申日上繫於正月者起正月見幽二月庚申日死也厲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以致此禍故日起其事深爲有國者戒也〔疏〕左傳疏引應劭作舊名諱議云昔者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又有王孫滿是同名不諱則晉厲名州滿矣左傳十年定本蒲作滿彼釋文云州

蒲本或作州滿史記諸侯十二年表作壽曼壽州曼滿聲相通當如正義說作滿劉知幾史通雜駁篇亦以蒲爲誤二傳釋文皆無說知左氏之誤蒲久矣○注日者至申日○包氏慎言云正月書庚申日之五日包氏以上年歲終宜置閏故也與何氏義不合舊疏云正以文十八年冬莒弑其君庶其傳曰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注云一人弑君國中人人盡衆當坐絕也例皆時者略之也然則稱國以弑者例皆時而此書日故解之而昭二十七年夏四月吳弑其君僚彼注云月者非失衆見弑故不略也其不略之故具於彼注又云知庚申二月日者亦以上十二月丁巳朔言之也去年十二月丁巳朔知今年二月丙辰朔也何者以長歷推之今年正月小故也二月丙辰朔數丁巳戊午已未庚申爲五日也○注上繫至死也○舊疏引春秋說云厲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正月幽之二月而死是也○注厲公至戒也○厲公猥殺四大夫者即去年殺三郤今年殺胥童是也左傳以胥童嬖於厲公與夷羊五帥甲八百攻郤氏後欒書中行偃殺胥童與緯說殊按如彼則大夫相殺不得稱國以殺也穀梁傳曰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疏於此發傳者以州蒲二年之間殺四大夫故於此發惡例也新語至德云昔晉厲齊莊楚靈宋襄秉大國之權杖衆民之威軍師橫出陵轢諸侯外驕敵國內克百姓鄰國之仇結於外臣下之怨積於內而欲建金石之功終傳不絕之世豈不難哉

繁露王道云晉厲公行暴道殺無罪人一朝而殺大臣三人明年臣下畏恐晉國殺之又云觀乎晉厲之妄殺無罪知行暴之報又服制云晉厲即國中也即謂殺四大夫也國中公生弑於位不仁之所致也淮南人間訓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絕威行四方而無所繼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麗氏欒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春秋數稱晉欒書一救鄭一侵蔡一伐鄭明專國也及厲公死而書乃弑君之賊其名絕不復見矣通義云實欒書弑稱國者罪厲公也不去日者舉衆弑詞則失德已明

齊殺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注不書叛者楚爲魚石伐取彭城以封之

本受于楚非得于宋故舉伐于上起其意也楚以封魚石復本繫于宋言復入者不與楚專封故從犯君錄之主書者其專封〔疏〕杜云彭城宋邑今彭城縣大事表云舊爲大彭氏國春秋時爲宋邑今爲江南徐州府治銅山縣項羽都此爲西楚伯王時號江陵爲南楚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水經注泜水篇又東至彭城縣北城卽殷大夫彭祖國也於春秋爲宋地楚伐宋并之以封魚石崔季珪述初賦曰想黃公於邳地勤魚石於彭城是也孟康曰舊名江陵爲南楚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文穎曰彭城故東楚也○注不書至意也○校勘記出楚彭城爲魚石伐云鄂本下有宋字此脫按紹熙本有宋字舊疏云如上注者決昭二十一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之文故也按左傳楚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入鱗矦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西鉏吾曰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耀奸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是也○注楚以至錄之○舊疏云桓十五年傳云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魚石出時直爲與山有親更無實罪故曰出無惡也今犯君而入故爲入惡從犯君錄之按僖元年傳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又曰諸侯之義不得專封故仍繫之宋以示不與楚封魚石也○注主書至專封○校勘記出主書者云鄂本者下有起此脫解云起其專封之義按紹熙本者下有起字舊疏云必起其專封者正欲責之故也上言楚乎伐宋下卽言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是專封明矣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婁子來朝

築鹿囿〔疏〕范云築墻爲鹿地之苑彼疏引徐邈何休皆云地名今公羊無此注疏又云范知非爲鹿築囿而以鹿爲地名地名郎囿旣是地名則此鹿當是地名

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爲也〔注〕刺奢泰妨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取一也〔疏〕楊疏引徐何說又云魯先有囿今復築之故書以示譏則郎及蛇泉亦是譏也今何氏亦無此語○注刺奢泰妨民○穀梁傳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

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注天子至一也○舊疏云孟子文司馬法亦云也今孟子無此語詩大雅靈臺云王在靈囿毛傳囿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正義云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故孟子云齊宣王問於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曰書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民猶以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是宣王自以爲諸侯而問故云諸侯四十里以宣王不舉天子而問及文王之七十里則以爲文王非天子之制明天子不止七十里引毛詩傳作三十里蓋誤字穀梁疏引徐邈說與何同而今本穀梁疏引作天子囿方十里伯方七里子男方五里與何注不合係刻本之誤非楊氏所據有異本故浦氏鏜公羊注校改也經義雜記云穀梁成十八年疏云毛詩傳云囿者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故約之爲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耳琳案袁范漢書皆言文王囿百里宣王十里楊疏引毛詩傳諸侯三十里三卽五字之譌古本孟子蓋作文王之囿方百里寡人之囿方五十里故毛公據之以分天子諸侯之制按周禮囿人疏引白虎通云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成公十八年公羊注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意者公羊傳所指爲離宮毛詩傳白虎通所指爲御苑與凡天子則皆云百里而白虎通自四十里以下析言之無五十里者則樂松五十里之說未足爲三十里之證公羊傳疏以天子囿方百里爲孟子司馬法文今孟子固無此文也是則臧氏亦未能自持其說宣王之囿無論三十里四十里五十里皆非諸侯正禮不足爲訓小國地方僅五十里安得容此五十里之囿乎當以此注爲正皆取一者據孟子王制天子地方千里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

言也

已丑公薨于路寢〈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書已丑月之八日穀梁傳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彭來乞師〈疏〉左氏穀梁作士魴襄十二年經同九經古義云古彭旁通用旁與魴同音故亦作彭聲之誤也按襄十二年疏考諸舊本皆作士魴字若作士彭者誤也按古音彭與魴同部得叚借也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婁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注〉不日者時欲行義爲宋誅魚石故善而爲信辭或喪盟

略〈疏〉杜云虛朽地闕或云即宋之虛也元和郡縣志兗州泗水縣治也○注不日至信辭○正以小信月故也○注或喪盟略○謂我有喪也從略不日

丁未葬我君成公〈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書丁未月之二十八日

子汝恭校字
昭文孫同康參校

公羊義疏五十六

句容陳立卓人著

襄元年
盡六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襄公第八〈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襄公第九公子母定姒謚法因事有功曰襄公名午成公卒子午立是爲襄公是時年十二年矣則即位時三歲也左傳襄九年傳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則即位時三歲元年四歲也杜云於是公年四歲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疏〉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宋彭城

宋華元曷爲與諸侯圍宋彭城〈注〉據晉趙鞅以地正國加叛文今此無加叛文故問之〈疏〉注據晉至問之○即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

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傳云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也君側之惡人曷爲爲君側之惡人曷爲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注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故錄其釋兵書歸赦之按左傳華元自晉反國即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此又合諸侯圍彭城與操兵鄉國相似不加叛文故據以難也舊疏云宋華元曷爲與諸侯圍宋彭城而不加叛文與趙鞅異乎然則趙鞅以宋地之兵逐君側之惡人以正其國其意實善而春秋必加叛文者正以人臣之義本無自專之道若其許之恐惡逆之臣外託興義之兵內有覬覦之意是以雖爲善不得與之注故華元無惡文疏注故華至惡文○正以華元有君命誅叛故不加華元叛辭也與趙鞅未稟君命異人臣無自專之義其意雖善其事不醋故春秋責之也左傳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舊疏云雖云操兵鄉國但稟宋公之命與諸侯之師逐去叛人以備社稷春秋善之故無惡文也

其爲宋誅奈何魚石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疏成十五年宋魚石出奔楚十八年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是也成十八年左傳云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等焉十一月楚子鄭伯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是也

八年書者善諸侯爲宋誅雖不能誅猶有屈彊臣之助疏注說在成十八年○即謂成十八年書宋魚石復入于彭城事也復入者出無惡人有惡其初出時直與山有親辟而去其入彭城則外託强楚伐君取邑失人臣之義故書復入以罪之通義云追釋書復入于彭城之意就以其假大國之勢犯君竊邑也包氏慎言曰既出復入居國邑以犯君論十八年注不書叛者楚爲魚石伐宋取彭城以封之本受於楚非得于宋故舉伐於上起其意楚以封魚石復本繫於宋言復入者不與楚專封故從犯君錄之案魚石出奔大國結大國以取本國之邑以受其封是挾楚以脅宋既六國大夫合圍爲宋誅魚石而不著魚石出奔文又不著殺文則諸侯未能取彭城也傳云以入爲罪則規圖彭城非石之意楚人乘閒所以封魚石借以閒宋明魚石之罪罪在不當受楚封而入居之原情不加以脅國之罪故以犯君論誅○注書者至之助○校勘記出猶有屈彊臣之助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助作功解亦云雖不能誅猶有屈魚石之功當據以訂正舊疏云傳云爲宋誅而知不能誅者正以助其君討叛臣義之高者若能誅之理應有見似若昭四年經書執慶封殺之今但言圍而無殺文故知不能誅雖不能誅猶有功

是以春秋書之善其爲宋誅矣楚已取之矣曷爲繫之宋〔注〕據莒人伐杞取牟婁後莒牟夷以牟婁來奔不繫杞〔疏〕注據莒至繫杞○取牟婁事見隱二年以牟婁來奔見昭五年校勘記出后莒牟夷云閩監毛本同鄂本后作後當據正下注同疏中亦誤作后按紹熙本作後桓二年傳云器從名地從主人注從後所屬主人楚已取彭城宜屬之楚矣故難之〔注〕故奪繫於宋使若宋邑者楚救不書者從封內兵也〔疏〕注故奪至邑者○通義云欲言楚彭城則本非楚自取直言彭城嫌與通濫文同故還繫之宋奪正其義明楚不得專以地封叛人魚石不得專受封於楚邑而言圍者起實封也舊疏云僖二年城楚丘傳云不與諸侯專封也然則不與諸侯專封取事一也所以或繫於宋或不繫於衞者彼以衞國已滅故無所繫不言桓公城之者不與諸侯專封故也今此魚石受楚之封入邑而叛是以奪而繫國以示不成然則不與之言雖同其不與之理實異是以齊侯封衞春秋實與楚封魚石繫宋以抑之左傳亦云非宋地追書也杜云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又曰且不登叛人也杜云登成也不與其專邑叛君故使彭城還繫宋彼疏引釋例云楚人棄君助臣取宋彭城以封叛者俱

不與諸侯專封也

正興爲雖非復宋地故追書繫宋不與楚之所得是其義也左氏疏云既列爲國非復宋地傳言追書是仲尼新意故云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也不與其專邑叛君不與楚得取邑封人故使封城還繫於宋也是亦奪繫於宋使若宋邑之義也○注楚救至兵也○舊疏云經傳無文知楚救者正以楚人封之故也楚人并兵於魚石之叛抑而不成今華元討之即宋國封內之兵封內之兵例所不錄是以楚救不書也按舊說非是何意以封內兵不書楚救也春秋繫之宋者所以抑楚不與其專封不書楚救者起其實爲楚所取故也舊疏又云封內之兵例所不錄者正以定八年傳云公斂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之是也哀三年衞石曼姑帥師圍戚亦是封內之兵而得書者彼以國夏爲伯討是以得書然則春秋不與剿賊之直故令國夏得討之國夏得討之則非封內之兵也今此魚石不成叛是以與彼異也

夏晉韓屈帥師伐鄭〔疏〕左氏穀梁屈作厥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古屈厥同部得相段借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婁人杞人次于合〔注〕刺欲救宋而後不能也知不救鄭者時鄭背中國不能救不得刺〔疏〕左氏穀梁合作

鄫杜云鄫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續漢志注引作縣東南有鄫城范云鄫鄭地鄫或爲合趙氏坦異文箋云鄫古或省作曾曾合篆文相近遂譌作合據古遺文曾作曾合作會是也大事表云襄邑今爲歸德府睢州水經注淮水篇渙水又東經鄫城北春秋襄元年晉韓厥伐鄭仲孫蔑會齊曹邾杞次于鄫杜預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鄫城一統志鄫城在歸德府柘城北紀要睢州東南皆本杜注差繆略云穀梁亦作合又邾人在杞人下按今注疏本及三傳石經皆杞在邾下○注刺欲至能也○莊三年公次于郎傳其言次于郎何以不言次于鄫乎次與彼同故如彼解之○注知不至刺欲救紀而不能也此文與彼同故如彼解之○注知不至得刺○正以上文有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以下圍宋彭城爲宋討魚石等內無鄭人下有楚公子壬夫侵宋又成十八年有楚子鄭伯伐宋明魯爲晉與國鄭爲楚與國鄭背諸侯而不救果卽救而不能春秋決無貶文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疏〉唐石經公子壬夫磨改匡謬正俗云楚公子壬夫字子辛今之學者以其字子辛遂改壬夫爲壬夫同是日辰名字相配也故楚有公子午字子庚庚是十幹午是十二支法有相配辛壬同在十干此與庚午不相類固當依本字讀爲壬夫不宜穿鑿改爲壬夫傳校勘記云顏說非也石經以下皆作壬漢書古

今人表亦作公子壬夫陸氏穀梁音義壬音而林反

九月辛酉天王崩〈疏〉包氏愼言云九月書辛丑月之十六日

邾婁子來朝

冬衞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疏〉舊疏云諸侯爲天子服斬衰三年是以曾云諸侯相見揖讓而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然則天王九月崩而四國得行朝聘禮者杜氏云辛酉九月十五冬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是也按舊說是也惟又云四國上者公羊之義據百二十國寶書案而爲經雖四國未知何行朝聘之時王之赴告未至於魯經書天王崩得在朝聘之妨先書此義近贅孔子作春秋本不據赴告之文乃左氏有此說不必牽涉說公羊也既云據百二十國寶書矣何爲又設此一難乎

三年春王正月葬簡王〈疏〉隱三年傳云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又文九年傳不及時書過時書

我有往者則書此簡王於去年九月崩今年正月即葬始五月不及時也

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疏〉包氏愼言云五月書庚寅月之十九日

六月庚辰鄭伯瑕卒〈注〉不書葬者諱伐喪〈疏〉包氏愼言云六月無庚辰五月之九日七月之十日也九經古義云釋文瑕古囷反古今人表鄭成公綸師古曰綸音工頑反左傳作瑕按古今人表又有洽渝氏服虔曰渝音鰥鰥與昆同音古昆字作鯤故毛詩傚笱云其魚魴鰥鄭箋云鰥魚子也魯語云魚禁鯤鮞爾雅云鯤魚子孔頴達云鯤鰥字異義蓋古字通用是鰥本音古魂反故冷渝綸巾諸字皆讀鰥師古以鰥有關音遂釋綸爲工頑反今人讀綸巾字爲關音自謂合古音失之甚者○注不書至伐喪○下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于戚諱伐喪也此不書葬故據下事解之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人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疏〉無庚辰五月之九日七月之十日也九經古義云釋文瑕古囷反古今人表鄭成公綸師古曰綸音工頑反左傳作瑕按古今人表又有洽渝氏服虔曰渝音鰥鰥與昆同音古昆字作鯤故毛詩傚笱云鰥魚子也魯語云魚禁鯤鮞爾雅云鯤魚子孔頴達云鰥本音古魂反故冷渝綸巾諸字皆讀鰥師古以鰥有關音遂釋綸爲工頑反今人讀綸巾字爲關音自謂合古音失之甚者○注不書至伐喪○下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于戚諱伐喪也此不書葬故據下事解之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人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疏〉包氏愼言云五月書庚寅月之十九日

皇清經解續編

書葬者諱伐喪〈疏〉包氏愼言云六月無庚辰五月之九日七月之十日也九經古義云釋文瑕古囷反古今人表鄭成公綸師古曰綸音工頑反左傳作瑕按古今人表又有洽渝氏服虔曰渝音鰥鰥與昆同音古昆字作鯤故毛詩傚笱云鰥魚子也魯語云魚禁鯤鮞爾雅云鯤魚子孔頴達云鰥本音古魂反故冷渝綸巾諸字皆讀鰥師古以鰥有關音遂釋綸爲工頑反今人讀綸巾字爲關音自謂合古音失之甚者○注不書至伐喪○下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于戚諱伐喪也此不書葬故據下事解之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人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疏〉包氏愼言云五月書庚寅月之十九日

之事明其不書葬者不惟上事明也而下又有諱伐喪之文則知不書葬者正爲諸侯諱其伐喪故也按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仇是也恥之甚是以諱之深也通義云不葬者棄夏附楚與接同罪亦通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疏〉通義云晉宋將卑師眾衛將尊師少故分別書之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于戚

〈疏〉左傳謀鄭故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齊姜者何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注〉

齊姜者宣公夫人九年繆姜者成公夫人也傳家依違者襄公羊義疏五十六

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親自伐鄭有惡故傳從內義不正言也

〈疏〉包氏愼言云七月書己丑月之十九日范云齊謚按謚法執心克莊曰齊穀梁釋文齊如字一音側皆反○注齊姜

至人也○舊疏云左氏以齊姜成公夫人繆姜宣公夫人通典引劉智喪服釋疑荅問云高曾祖母俱存其卑者先亡則當厭屈否昔魯穆姜在齊姜舊說云妻隨夫而成尊姑不厭婦婦人不主祭已承先君之正體無疑於服重也劉氏用左氏義舊疏云何氏不然者正以齊姜先薨多是姑繆姜後卒理宜爲婦實無文據以順言之也且九年襄公伐鄭不書其至若非親母不應貶之至此卽下九年五月夫人姜氏薨入月葬我小君繆姜冬公會晉侯以下伐鄭是也拔喪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正義若祖卒時父在已雖爲祖期今父歿祖母亡時已亦爲祖母三年也宣公之薨襄公未生不及爲服齊姜薨時成公已歿襄宜爲之重服三年也而後代有疑孫非承重於祖者父卒後祖母歿不服重者殊謬通典爲高曾祖母及祖母持重服議後漢荆州牧劉表云父亡在祖後則不得爲祖母三年以爲婦人之服不可踰夫孫爲祖服周父亡之後爲祖母不得踰祖也晉或問曰若祖父先卒父自爲之三年已爲之服周矣而父卒祖母後卒當服三年否乎劉智荅云適孫服祖三年誠以父卒則已不敢不以子道盡孝於祖爲是服三年也謂之受重於祖者父卒則祖當爲已服周此則受重也已雖不得受重於祖然祖母今當服已周已不得不爲祖母三年也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三年特爲此發也侍中成粲云禮有適子問無適孫然則已受重於父

不受重於祖不得爲祖母三年禮舅沒則姑老爲傳家事於長婦也亦爲祖沒則已父受重於祖父已不受之於祖父母故無祖父母三年之禮也賀循又引小記自釋爲祖母後者服之如母不爲祖父母後不得爲祖母三年未見其驗但以父在無二適父沒祖存已位則正不得爲祖父後乃爲祖母適也宋崔凱云時人或有祖父亡而後祖母亡孫奉養祖母祖母卒則爲之齊衰三年者凱以爲祖母三年自謂已父母早亡受重於祖故爲祖斬衰三年祖母齊衰三年今已父後亡則受重於祖孫雖奉養祖母固自當如禮齊衰周爾此皆謂不宜持重者也庾蔚之謂劉景升以婦人不可踰夫既已乖矣成粲云已自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爲祖母不應三年可謂殊塗而同繆者矣又吳商駁之云嘗見表所作喪服後定變除爲婦人之服不踰男子孫爲祖父服周父亡之後爲祖母服周云不得踰祖也又見成侍中云以爲已自受重於祖祖母服周而所後者更自有子已則還家而母後亡當可以不父服周而所後者不得踰父不三年乎又從祖祖父先亡已爲小功五月而已後爲從父後又先亡祖母祖母後卒可復以已先爲祖父小功今爲祖母不踰祖父復服五月乎諸如此比婦服重於夫甚眾不得踰夫之說經傳無據適行庶服義又不通粲又云已自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母亦當周又齊衰章臣爲君之父母祖父母周凡臣從君所服而降一等臣從服周則君爲三年也

據爲國君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君也其繼體則父與祖並有廢疾不立者也有廢疾不立則君受國於曾祖不受國於祖也不受國於祖猶爲服三年此則經之明例非從傳記之說也其義如此則凡爲後者皆應三年何必受重然後斬按吳氏之駁極爲明晰○注傳家至言也○下九年五月夫人姜氏薨冬公會晉侯以下伐鄭十有二月已亥同盟于戲注事連上伐不致者惡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而親伐鄭故奪臣子辭是服繆姜喪未踰年伐鄭不書致明有惡也舊疏云襄公母死未期已爲兵首無恩之甚是故爲諱若爲祖姜襄公喪服用師故以祖爲親母輕可言也又引舊云傳言惡襄公喪服用師故以祖爲親母所以甚責內是以何氏順傳文也者非也云傳家依違者舊疏云公羊曰授相傳五世後方著竹帛是以傳家數云無明而傳序經意依違之者正以文與爲爾以此言之容或未察而傳序經意依違之者正以文與恒九年曹世子射姑同故也彼傳云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在曹與注在齊者齊世子光也時曹伯年老有疾使世子行聘禮恐舉故使自代朝雖非禮有尊厚魯之心傳見下卒葬詳錄故敘經意依違之也然則彼刺之也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者何鄭之邑也〈注〉以下戍繫鄭〈疏〉大事表云虎牢在今南二里本鄭地後入晉莊二十年左傳惠王與鄭以虎牢注云虎牢河南成皐縣是也水經注河水篇成皐縣之故城在亾上滎滯坯阜絕岸峻周高四十許丈張翁險崎而不平春秋傳曰制嚴邑也號叔死焉卽東虢也魯襄公二年七月晉成公與諸侯會于戚遂城虎牢以逼鄭求平也蓋修故耳穆天子傳曰天子射烏獵獸於鄭圃命虞人掠林有虎在於葭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之爲柙畜之東虞是曰虎牢矣秦以爲關漢乃縣之西北隅有小城周三里北面列觀臨河岩岩孤上○注以下戍繫鄭○卽下十年冬戍鄭虎牢傳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是也

其言城之何〈注〉據外城邑不書〈疏〉注據外至不書○僖元年四年諸侯城緣陵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是外城國都有之故注專據外城邑不書難之也舊疏云正以春秋上下無外城邑之經故也取之也〈疏〉通義云取其邑而城之爲守固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

注據取牟婁○疏注據取牟婁是也 爲中國諱也疏校勘記云疏中標注有諱伐杞取牟婁○卽隱四年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是也此注且與下傳文煩重若有注者是衍字按今本無此注是也 曷爲爲中國諱注據莒伐杞取牟婁不爲中國諱疏至國諱○校勘記云按此注當衍釋文本有此疏本無之是也釋文音傳爲中云于僞反下及注并下文鄭爲皆同此陸本有注之證解云正據莒人取牟婁不爲中國諱矣而何氏不注之者以上文已據取牟婁是以不能重出此疏本無注之證淺人臆疏語爲之而未覺其與上複也 諱伐喪也曷爲不繫乎鄭爲中國諱也疏通義云晉霸自文公以後唯悼公足稱焉故復諱其惡不言爲晉諱也鄭背中國甘心於楚今方與楚爭鄭而犯禮伐喪所爲與夷狄無異故傳順經意深責之言中國也舊疏云曷爲不繫乎鄭者正據下十年冬戊之時繫鄭也若繫乎鄭還有伐喪之義故云爲中國諱也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注使若大夫自生事取之者卽實遂但當言取之○疏注使若至之者○通義引左傳曰秋七月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冬復會于戚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若然取虎牢之事本發于仲以遂事責之也按何氏不信左傳意以取虎牢之謀發於諸侯此歸惡乎大夫言遂爾何者若實大夫自生事取之無勞爲諸侯諱取矣故注又云卽實遂但當言取之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樓注盟地者不于都也疏包氏愼言云四月書壬戌月之二十七日○注盟地至都也○杜云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正義云此時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樓蓋近城之地盟訖還入于晉故公歸書至自晉也文三年盟於晉都此盟出城外者悼公謙以待人不敢使中國就己出盟於外若似相就然范云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地舊疏云文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彼不舉地者以其在國都故也今此舉長樓故言不于都矣三傳之說皆無大異也

公至自晉注盟地者不于都也以晉致者上盟不于都嫌如晉

不得入故以晉致起之不別盟得意者成公比失意如晉公
獨得容盟得意亦可知〔疏〕鄂本與上長樓合爲一節按紹熙本同監毛本皆以上注盟地者不于都也系之此經下葢諸本皆合一節也○注以晉至起之○舊疏云昭二十八年春王三月公如晉次于乾侯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居于運何氏云不致以晉者不見容于晉未至晉然此經上言盟于長樓今若又言至自長樓卽嫌似次于乾侯然亦不得入晉都故以晉致起其文也○注不別至可知○校勘記出失意如晉云鄂本如作于此誤疏云言成公比失意于晉者于作於爲是當據正按紹熙本如亦作于莊六年注云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至地不得意不至今此但書至自晉本上如晉言之是不別盟得意也故解之言成公比失意于晉者卽成十六年公會晉侯以下于沙隨不見公傳云公會晉侯將執公又公會尹子晉侯以下伐鄭傳成公將會晉屬公不當期將執公是成公比失意不容于晉事也今此襄公如晉卽見與盟是得容盟其得意可知不必更書盟地起之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注〕盟下日者信在世子光也〔疏〕包氏愼言云已未月之二十五日公羊義疏五十六　十

白仕云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大事表云今曲梁故城在今迫隸廣平府治永年縣東北卽國語所謂雞丘若今雞澤縣乃隋析廣平縣所置非春秋時雞澤也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注盟下至光也○上二年左傳云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急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力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力也知當時之不服命者唯齊上于戚有會無盟此特盟于雞澤故云言信信在世子光也舊疏云若如盟日定否世子光制之然是以下日以近之也是也文十四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注云盟下日者刺諸侯微弱信在趙盾此與彼同故注亦云信在世子光也而通義云日在下者齊侯使世子光亦諸侯之禮春秋惡而責之故獨以不信辭屬光也則新城之日又何說乎舊疏云何氏何以數言信在正以下十六年傳云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舊解云齊光亢諸侯之禮晉侯貴致大國衆人畏之故卻日以待之非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其言如會何〔注〕據曹伯襄言會諸侯鄫子言會盟〔疏〕注據曹至諸侯
○僖二十八年冬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是也後
○注鄫子至會盟○僖十九年鄫子會盟于邾婁是也
會也〔注〕不直言會盟者時諸侯不親與袁僑盟又下方殊及
之〔疏〕穀梁傳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注不直至僑盟
○舊疏云若其諸侯親與之盟宜云公會單子晉侯以
下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來會盟正由諸侯不親與之盟故
止得言如會矣按下云叔孫及諸侯大夫及陳袁僑盟明諸
侯不親與矣○注又下至及之○即下文及陳袁僑盟言及
是也舊疏云言下方殊文道及袁僑盟故此處未勞道會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疏〕包氏慎言云六月
之十四日也下又有戊寅七月
曷爲殊及陳袁僑〔注〕據俱諸侯之大夫也言之大夫者辟諸
侯與大夫皆盟〔疏〕注據俱至皆盟○正以袁僑亦諸侯之大
夫故據以難經若言諸侯大夫嫌諸侯大夫皆在盟故言之以絕之穀梁傳諸侯以爲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亦以諸

侯不與盟爲其與袁僑盟也〔注〕陳鄭楚之與國陳侯有慕中國之
心有疾使大夫會諸侯欲附疏不復備責遂與之盟共結和
親故殊之起主爲與袁僑盟也復出陳者喜得陳國也不重
出地有諸侯在臣繫君故因上地〔疏〕注陳鄭楚之與國○舊
○注陳侯至盟也○僖八年鄭伯乞盟注云時鄭伯欲與楚
不肯自來盟處其國遣使捄取其血而請與之約束無汲汲
慕中國之心故抑之使若叩頭乞盟者也不錄使者方抑鄭
伯使若自來也是則鄭無慕中國之心故絕其使書乞以惡
之與此袁僑書如會異知此及袁僑以殊之爲善辭也陳侯
亦使大夫不親來而有善辭者正以下四年陳侯午卒明有
疾不得自來與鄭伯不肯殊春秋原情不責也起主爲袁僑
盟者杜云殊袁僑者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穀梁以
爲及以及與之也與公羊異禮君不敵臣使大夫與袁僑盟
正是得正何爲反抑諸侯失正而專與袁僑異之此違義之
大者也○注復出至國也○舊疏云欲決成二年及國佐盟
于袁婁之經不重出齊也是以僖四年傳曷爲再言盟喜服
楚也春秋意必如此者正以楚人強盛諸夏微弱陳侯背楚

故喜得之所以奪夷狄之勢益諸夏之榮也蓋春秋繁而不殺者正也所謂書之重辭之復其中必有美者焉不可不察也職是故也○注不重至上地○舊疏云正以決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以下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彼所以再出地者正以上無君故也今諸侯在臣繫於君故因上地矣下十六年公會晉侯以下于溴梁戊寅大夫盟之下不重出地者亦以諸侯在臣繫於君得因上地與此同也通義云會謂同地例諸侯盟雖閒無事必再舉地首載葵丘平丘是也若此及溴梁之盟則不再地君文繁臣殺是也然此及溴梁之言無非殺也按孔氏謂君繁臣殺故與宋異非因其間有事無事殊也盟實皆臣統於君故與宋異非因其間有事無事殊也

秋公至自會疏會是也此會雖澤得陳侯慕義使人如會強夏弱夷得意明矣

莊六年注所謂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

冬晉荀營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疏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己酉三月無己酉二月之十七日也通義云胡康侯曰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何以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謚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夫子益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書孫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儕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姓者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弋氏薨疏左氏穀梁作姒氏下定弋同杜云姒杞姓范與杜同釋文云莒女也用何注按姒弋一聲之轉聲則音以春秋襄四年姒氏十五年姒氏穀梁作弋氏轉顧氏炎武唐韻正云弋與職切上聲則音以春秋襄四年姒氏公羊作弋定姒氏穀梁作定弋禮記月令田獵置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注今月令翳爲弋按姒从以聲以弋同音也包氏慎言云七月書戊子月之三十日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辛亥月之二十三日

定弋者襄公之母也注定弋莒女也襄公者成公之妾子疏

注定弋至妾子○通義云謹按弋氏左氏經爲姒氏姒姓之字或作弋詩所稱孟弋是也魯有兩定姒公羊春秋一書弋一書姒蓋特別之國語曰杞鄫由太姒左傳衛成公欲祀夏后相甯武子曰杞鄫何事是鄫本夏後故史記及潛夫五德志並以鄫爲姒姓襄公之母其鄫女與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此弋氏公穀皆作姒氏定十五年定姒穀梁作弋氏疏弋姒聲勢相同國語杞鄫由太姒夏本紀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有褒氏杞氏鄫氏褒杞鄫皆姒姓也詩孟弋郎姒氏也莒爲己姓左氏世本甚明定弋非莒女蓋鄫世子巫之姊妹也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古人讀似姒二字皆如已詩於穆不已孟仲子作於穆不姒是已似同音也禹母吞薏苡而生因姓姒氏賈侍中說已意已姒同音也意已卽薏苡是已姒有以也春秋葬我小君定姒公羊作弋弋姒聲相近由於姒有以音詩美孟弋音紀一音祀祀音从已已音以則莒姓蓋音以之已釋文弋音紀一音祀祀音从已已音以則莒姓蓋音以之已非音紀之已以姒同音故何氏以爲莒女也國語又以莒曹姓又或以莒嬴姓出自少昊氏之後武王封茲輿期於莒則不定莒何姓矣云成公妾子者或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是爲適夫人則定姒蓋二媵矣范云成公夫人者非楊疏亦知非適故仍引妾子爲君禮律之也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卻世子巫如晉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晉卻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不書疏注據晉至不書○校勘記出莊孫許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莊作臧當據正疏中作臧孫許不誤按紹熙本亦作臧不誤事見成二年傳彼注云不書恥之自謂不書臧孫許如齊也其晉卻克不書自從外大夫相如不書之例也舊疏云桓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傳云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何氏云據蔡侯東國卒于楚不言如也何氏彼據蔡侯此據卻克者欲逐其相類故也彼齊侯鄭伯是君事不干魯故據蔡侯卒于楚不言如矣此卻世子巫事非君且叔孫豹亟之故據晉大夫與臧孫許俱行者所引譬類得其象也義或然也**爲叔孫豹卒而與之俱也注**以不殊卻世子俱言如也○舊疏云鄭以不至如也○舊疏云鄭以不言及卻世子

與叔孫豹共作一文知叔孫率之矣然則臧孫許與邾克聘齊蓋意起于晉魯往隨之此蓋鄫世子有求於晉恐不能達故使魯帥而往與叔孫豹則曷爲率而與之俱〈注〉據非內大夫蓋舅出也〈注〉巫者鄫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子也俱莒外孫故曰舅出〈疏〉舊疏云言蓋者公羊子不受于師故疑若下傳蓋欲立其出也之類或言此蓋宜訓爲皆若隱三年傳云蓋通于下似蓋云歸哉之類言襄公與巫皆是一舅姊妹之子也○注巫者至舅出○舊疏云謂巫是襄公舅氏之所出姊妹之子謂之出也通義云定弋鄫女蓋郎世子巫之姊妹故巫於襄公爲舅襄公於巫爲出也爾雅曰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則非也襄公若爲巫之外孫則傳當實之曰蓋公與巫舅出也文義始明今傳無一語及襄公則所謂舅出者非公與巫也詳繹傳文蓋舅出也之語上承叔孫豹率而與之俱則豹之與巫一爲舅一爲出矣言豹所以與巫俱如者蓋與巫爲舅出故也春秋之大夫交政與中國故與鄰國之君論婚媾哀十三年左傳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以肥之得備灑埽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杜注景曹宋元公夫人猶如是況小國乎解詁箋云爾雅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巫者鄫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子也俱莒外孫故曰舅出徐解謂襄公與巫皆是一舅姊妹之子誤左氏晉悼又新昏於杞杞鄫同姓故相與往殆于晉情事相合按爾雅釋親云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郭引此傳語不別舅出何人如何義則鄫前後夫人皆莒女蓋其姪娣也世子巫前夫人所生鄫子欲立爲後者後夫人所生女之子襄公與巫爲從母昆弟也同一舅之所出釋名釋親屬云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之也孔王劉義甚新亦未有的據仍舊說亦無不可通〈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注〉殆疑〈疏〉注殆疑讞于晉齊人語

人語○校勘記云閩監毛本疑作疑此誤按釋文疑魚竭反如作疑不得音魚竭反矣此本載音義亦誤凝按紹熙本注及音義皆作疑不誤通義云殆危也告危于晉也經義述聞云何訓殆爲疑往疑于晉則爲不辭故加讞字以增成其義然殆可訓爲疑不可訓爲疑往危於晉則尤爲不詞故加告字以增成其義然傳言殆于晉不言告殆於晉也今案殆讀爲治殆治古音相近故字亦相通荀子彊國篇彊殆中國楊倞注殆或爲治治訟理也以鄫子欲立異姓爲後故相與往訟理於晉也僖二十八年左傳叔武爲踐土之會治反衞侯注曰叔武訟治于晉文公會白王者反衞侯使還國也成十六年傳公訟治于京師解免使來歸皆與此傳往治于晉同義古謂訟公羊義疏五十六

理爲治訟或曰辭訟周官小宰曰聽其治訟小司徒曰聽其辭訟司市曰聽大治大訟小治小訟皆是也大司徒曰凡萬民之有訟獄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有地治者謂爭地而訟理者也訝士曰凡四方有治於士者造焉亦謂有訟理於士者也按王義明爽何氏以殆訓疑以疑讞申成其義蓋當時方言有此語往殆晉猶言往讞于晉與義王氏治字義亦合故經義述聞又云何云殆疑也論語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謂思而不學則事無徵驗疑不能定也又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殆猶疑也謂所見之事若可疑則闕而不敢行也史記倉公傳良公取之拙者疑殆殆猶疑也古人自有複語耳字亦作怠莊子山木篇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怠疑即疑殆也文十二年公羊傳俾君子易怠怠疑惑也言使君子易爲其所疑惑也後人但知殆訓爲危爲近而不知又訓爲疑蓋古義之失傳久矣按呂氏春秋去尤云以黃金投者殆莊子達生篇作以金注者豬者迷也疑殆之殆亦迷惑意也**莒將滅之則曷爲相與往殆乎晉**注據當以兵救之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注時莒女嫁爲鄫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欲立其外孫故曰欲立其出又曰取後于莒也何所見本已譌故其說迂曲而難通解詁箋云傳文莒鄫二字互錯穀梁傳滅鄫義曰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莒公子鄫出也鄫子黜而立之巫來訴於魯爲會于戚卒不得反正知非莒脅立者戚之會取鄫人于吳人下而莒子無貶文也傳兩言出姊妹之子何云外孫皆誤下滅鄫解詁同互義又云主書者罪鄫子也俞氏樾云謹按傳文但曰莒女有爲鄫夫人者不言夫人有女還嫁莒也且古謂姊妹之子爲出不謂外孫爲出鄫子欲立而曰欲立其出更爲失之今按爾雅釋親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釋名釋親屬但曰姊妹之子曰出是男女通稱之凡女子謂姊妹之子亦曰出矣莒女爲鄫夫人而無子而其姊妹適莒大夫者有子因欲立其出莒女無子公羊義疏五十六

欲立其外孫主者善之得爲善者雖揚父之惡救國之滅者可也疏注時莒至外孫○爾雅釋親云女子子之子爲外孫經義述聞云依傳莒女爲鄫夫人而欲立其出則似所立者鄫夫人之子而莒之外孫無如此則與取後乎莒之文不合故注曲爲之說曰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於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然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皆傳文所無蓋當時解傳者增益其說不足據也尋繹傳文當作鄫女有爲莒夫人者寫者上下有誤耳鄫女爲莒夫人則莒夫人之子鄫之外孫也鄫子舍世子巫而欲立其外孫故曰欲立其出又曰取後于莒也何所見本已譌故其說迂曲而難通解詁箋云傳文莒鄫二字互錯穀梁傳滅鄫義曰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莒公子鄫出也鄫子黜而立之巫來訴於魯爲會于戚卒不得反正知非莒脅立者戚之會取鄫人于吳人下而莒子無貶文也傳兩言出姊妹之子何云外孫皆誤下滅鄫解詁同互義又云主書者罪鄫子也俞氏樾云謹按傳文但曰莒女有爲鄫夫人者不言夫人有女還嫁莒也且古謂姊妹之子爲出不謂外孫爲出鄫子欲立而曰欲立其出更爲失之今按爾雅釋親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釋名釋親屬但曰姊妹之子曰出是男女通稱之凡女子謂姊妹之子亦曰出矣莒女爲鄫夫人而無子而其姊妹適莒大夫者有子因欲立其出莒女無子公羊義疏五十六

何氏義異按所聞世內諸夏董義勝也見使畀故不殊疑畀當作卑通義云不殊孫林父時晉侯將會吳于戚使魯衞先通好言及衞孫林父則非我欲之言會衞孫林父則非衞尸其事又不可施故不殊衞以起晉志也解詁箋云何君約左氏文解之非也魯臣見使於大國未足爲恥此所聞世內諸夏之明文董子曰衞諸夏也善稻之會獨元內之得之從會吳上見義者明諸夏化則吳可漸化故所見世不復著爲衞晉吳同會文也按於吳見義者繁露又云吳俱夷狄也獨先外之爲其與我同姓也所聞世始外夷狄故吳見於經殊之以張義則荆楚之見於所傳聞世者尙不合外非義所著也

秋大雩注〔先是襄公數用兵圍彭城城虎牢三年再會四年如晉踰年乃反又賦斂重恕澤不施之所致〕疏〔注先君至所致〕○校勘記出不施所致云鄂本施下有之此脫舊疏云圍彭城在元年郎經云伸孫蔑會晉欒黶以下圍彭城是也其城虎牢在上二年冬遂城虎牢是也三年再會者蓋謂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以下同盟于雞澤下云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是也雖是一出行頻有二事停軍費重而致旱緣是之故得作然解云四年春公至自晉是也其元年伸孫蔑會齊崔杼以下次于合二年秋叔孫豹如宋冬仲孫蔑會晉荀罃以下于戚於

爲鄫子之後也傳不曰鄫言也○注主者至可也○校勘記云主者善之監毛本同閩本作書者善之鄂本作主書者善之閩監毛本互脫一字按紹熙本與鄂本同舊疏云六年秋莒人滅鄫然則不能救滅而得善之者雖不救有言之功故也

仲孫蔑衞孫林父會吳于善稻注〔不殊衞者晉侯欲會吳于戚使畀故不殊蓋起所恥〕疏〔左傳作善道古道稻同音假借〕

使魯衞先通好見使畀故不殊蓋起所恥○校勘記出蓋起所恥云鄂本蓋作者是也舊疏云蓋起所恥是也閩本誤作主書者善之監毛本互脫一字按紹熙本與鄂本同舊疏云六年秋莒人滅鄫然則不能救滅

字穀梁傳吳謂善伊謂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范云善稻吳地夷狄所號地形及物類當從中國言之以教殊俗故不言伊緩而言善稻人名當從其本俗言讀書叢錄云伊緩乃吳語善字之雙聲子張姓申史記云姓顓孫吳子名乘左氏云壽夢皆雙聲字趙氏坦異文箋云九經字樣郎邾郡名郎良也邾道也以地居鄒魯人有善道故爲郡名按善道之得名或取此義杜云善道通地闕大事表云阮勝之南兗州記曰盱眙本吳善道地秦置盱眙縣項羽尊楚懷王爲義帝都盱眙許愼曰張目爲盱舉目爲眙城居山上可以矚遠故曰盱今屬江南泗州按御覽引南兗州記盱眙本春秋時善道○注不殊至所恥○案露觀德云衞俱諸夏也善稻之會獨見內之爲其與我同姓也意謂殊吳不殊衞是獨見內也與

此諸事豈不爲費而注不言之者正以元年舉圍彭城二年舉城虎牢三年舉再會四年舉如晉年舉一事猶而言之見其致旱而已其餘不足舉者又略不悉耳五行志中之上庶徵之恒暘劉向以爲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爲赤因而除師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溫亡雲居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爲火所傷襄公五年秋大雩先是宋魚石叛楚楚伐宋圍彭城以封魚石鄭畔於中國而附楚襄與諸侯共圍彭城城鄭虎牢以禦楚是歲鄭伯使公子發來聘使大夫會吳于善道外結二國內得鄭聘有炕陽動眾之應蓋劉歆說與何氏大同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疏舊疏云春秋之內君殺大夫皆至葬時別有罪無罪今吳楚之君例不書葬不作他文以別之者蓋以略夷狄之故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吳何以稱人注據上善稻之會不稱人疏注據上至稱人○林父會吳于善稻是也吳鄫人云則不辭注孔子曰言不順則事不成方以吳抑鄫國列在稱人上不以順辭故進吳稱人所以抑鄫者經書莒人滅鄫文與巫詐巫當存惡鄫文不見見惡必以吳者夷狄尚知父死子繼故以甚鄫也等不使鄫稱國者鄫不如夷狄故不得與夷狄同文疏通義云不得先言鄫人主會者爲之也若言吳鄫人則不嫌進吳者後會于相仍殊之自明矣鄫敘于會者刺晉將平莒鄫之難卒弗能正也按刺晉之文不見鄫抑吳下當仍何注爲長鄫與會自必書無緣爲刺晉起也○注孔子至稱人○所引孔子曰論語子路篇文下又云言之必可行也注王曰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是其義也方欲抑鄫在吳下若吳仍常例稱國則必書吳鄫人是辭不順也故亦使吳稱人非進吳也○注所以至不見○校勘記文與巫詐鄫本同閩監毛本文誤又疏同按紹熙本亦作又亦無不可通下六年莒人滅鄫注莒稱人者從莒無大夫也言滅者以異姓爲

後莒人當滅也是文爲惡莒也上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注
主書者善之得爲善者雖揚父之惡救國之滅可也是文爲
善巫則巫當存也是二經皆無惡鄫文也○注見惡至鄫也
○論語八佾篇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鄫此義○注
等不至同文○解鄫不等吳稱國義也范注云鄫以外甥爲
子曾夷狄之不若故序吳下是也鄫不得稱國所以深抑之
也

公至自會

冬成陳

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注據下救陳言諸侯
〔疏〕注據下至諸侯○即下云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歷敘諸侯也離
至不可得而序〔注〕離至離別前後至也陳坐欲與中國被强
楚之害中國宜雜然同心救之乃解怠前後至故不序以刺
中國之無信〔疏〕注離至至也○廣雅釋詁離分也又云散也呂覽大樂云離則復合注離散也各諸侯

分散前後莒至故曰離至也○注陳坐至無信○舊疏云其與中國者謂欲得與中國卽上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是也其被强楚之害者正見中國卽成之故也按下云楚公子貞帥師伐陳是陳被楚害事左傳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是救陳不急起自晉故諸侯亦前後至不同心也故書以刺中國無信鹽鐵論備胡云春秋刺諸侯之後謂此

故言我也〔注〕言我者以魯至時書與魯微者同文微者同文者使若城楚丘辟魯獨戍之戍例時〔疏〕下十年戍鄭虎牢傳云孰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與此同益皆以魯巫時書也○注與魯微者同文○舊疏云以不載名氏及國直言其事者若莊公二十八年冬築微之文故云與魯微者同文矣是也○注微者至戍之○僖二年城楚丘傳孰城城衛獨城明其更有餘國故書月以見非內城今此戍陳亦作魯微者之文魯之微者焉能城楚丘辟魯獨戍之○注戍例時○正以此傳書冬戍陳及下十年書冬戍鄭虎牢故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

光救陳〔疏〕〔穀梁同無婁字左氏經無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
〔蓋脫也襄二年左傳知武子曰鄫之會吾子聞崔
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蓋東諸侯皆
唯齊是視今齊世子光與會知莒邾滕薛無緣不來也左傳
會于城棣以救之穀
梁傳善救陳也是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疏〕莊六年傳不得意致伐此書至自救
亦不得意文以下七年會于鄬陳侯
逃歸明不能終救事也救例時月者
舊疏云月為下年起其義也是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注〕始卒更名日書葬者新
未忍便略也〔疏〕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壬午月之三日○注始
卒至略也○鄂本更作便按紹熙本亦作便
是也所聞之世小國始卒故文十三年夏五月邾婁子邊
卒宣九年秋八月滕子卒其名日與葬皆未備書今此詳錄
故解之也新
夏後不稱公者春秋
若然僖二十三年已書杞子卒而此云始卒者彼注云卒者
桓公存王者後功尤美故為表異卒錄之則傳聞之世小國
本不合卒其書卒者皆非春秋常例亦如莊公
之世書邾婁子克卒書邾婁子瑣卒之屬也

夏宋華弱來奔〔疏〕差繆略云弱公羊生溺按弱溺通禹貢弱水
說文水部作溺是也今注疏各本及唐石經
俱作
弱

秋葬杞桓公〔疏〕桓十年注小國始卒當卒月葬時哀三年注小
國卒葬極於哀公皆卒日葬月是所聞世當葬
時上卒雖書日示
詳此仍依常也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注〕莒稱人者莒公子鄫外孫稱人者從莒無大夫也
言滅者以異姓為後莒人當坐滅也不月者取後于莒非兵
滅〔疏〕注莒稱至夫也○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莒無
大夫此何以書故莒公子稱人為從莒無大夫之常例

也○注言滅至滅也○繁露玉英云至於鄫取乎莒之以之爲同居曰莒人滅鄫按繁露莒下之字衍同居者喪服小記云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是也彼謂繼父皆無主後明以之爲主後矣故此鄫取莒公子爲主後故曰同居也通典禮二十九云後漢吳商異姓爲後議曰或問以異姓爲後然當還服本親及其子當又從其父而服耶將以異姓而不服也荅曰神不歆非族明非異姓所應祭也雖世人無後並取異姓以自繼然本親之服骨肉之恩無絕道也異姓之義可同於女子出適還服本親皆降一等至於其子應從服者亦當同於女子子從於母而服其外親今出爲異姓作後之子其子亦當從於父母而服之也父爲所生父母周子宜如外祖父母之加也其昆弟之子父雖服之大功於子尤無尊可加及其姊妹爲父小功則子皆宜從於異姓之服不得過緦麻也范甯與謝安書曰無子而養人子者自謂同族之親豈施於異姓今世行之甚眾是謂逆人倫亂昭穆之序違經典紹繼之文無令先公懷腆后土艮史書過豈不痛心愧不從又秦秀傳充薨秀議曰充舍宗族弗授而以壻姓爲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鄫聖人豈不知外孫親耶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通義云謹按五年傳曰莒將滅之則立外孫者實莒脅鄫

人使然故春秋不言鄫亡而歸惡於莒人滅鄫也己姓之子以代弋姓宗廟鬼神非族不享不謂之滅得乎穀梁傳曰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莅宗祀滅亡之道也董仲舒曰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之域也至於鄫取後于莒以之爲同居目曰莒人滅鄫此不在可以然之域也盧氏文弨龍城札記云莒人滅鄫鄫以外孫莒公子爲後罪在鄫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之云鄫以莒公子爲後例書鄫亡不當但責莒人劉敞權衡深取陸說文弨案莒人苟無因以爲利之意何不以大意辭之令其自擇宗姓爲後於王者興滅繼絕之道豈不有合而乃貪其土地甘棄其子於異姓罪安可赦夫與爲人後與賣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一例爲聖門所擯則何氏謂莒人當坐滅此語正得書法本指陸劉之說吾所不取汪氏琬爲外祖後辨云廣之之嗣於毛也殆與春秋莒人滅鄫類與予則曰不類鄫人無後故以莒公子爲後今毛氏既後兄弟之子矣而復後外孫是亦不可以已乎爲人後者爲之子莒公子之後鄫也爲之子者也今毛氏獨撫廣之爲孫使廣之無所後之禰而有所後之祖殆再亂其系也是不可以已乎吾故曰非莒鄫類也徐氏乾學讀禮通考按汪氏云鄫無後而以莒之子爲後鄫未嘗無後也公羊傳明言鄫世子巫是鄫之前夫人莒女所生鄫更娶

後夫人于莒而無子有女還于莒爲夫人生公子鄫子愛後夫人故立其外孫據此則鄫已先立世子巫後舍巫而立外孫也知其先立巫者襄五年經文稱鄫世子巫而左氏謂之大子巫是以知其立巫爲後必告於大國者也舍衆著之適長而昵於牀第之情迎異姓以爲後其事蓋自古未聞考之三傳注疏略有同異意者其別有故而傳之或譌與今但以公穀之辭推之其罪實浮於賈充輩遠矣先王之制禮也宗無後者爲之置後今鄫本有後也而反立異姓以爲後何爲而不滅亡與案律乞養異姓義子以亂宗族者杖六十若以子與異姓人爲嗣者罪同其子歸宗此乞養異姓子亦言無後者耳若鄫莒之事又律文所不載當從重科者也按陸劉之說不識春秋抑鄫吳下之義故如彼解○注不月至兵滅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與此同

冬叔孫豹如邾婁

季孫宿如晉疏通義云宿行父之子也喪父未練而有位於朝見法而已國語作夙鄭氏檀弓注引世本云行父生夙宿古文夙字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疏杜云萊國東萊黃縣大事表云今登州府黃縣東南二十里有萊子城元和郡縣志故黃城在登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史記封禪書齊之八祠六曰月主祠萊山此萊國之所都也

曷爲不言萊君出奔注據譚子言奔疏注據譚子言奔○即子奔莒是也通義云諸言奔者皆責以不死位可知矣曲禮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按凡書以歸殺之或書以歸從可知也

國滅君死之正也注明國當存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爲重疏禮記曲禮云國君死社稷注死其所受於天子也謂見侵伐也春秋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義引異義公羊說國滅君死正也故禮運曰君死社稷無去國之義左氏說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乃踰梁山邑於岐山故知是有去國之義也許慎謹案易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知諸侯無去國之義鄭不駁之明從許君用公羊義也繁露竹

林云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爲也而衆人疑焉
春秋以爲人不知義而疑之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
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爲人性命也天之爲人性命使行仁
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苟爲生苟爲利而已按孟子梁惠王
下孟子告滕文公曰鑿斯池焉築斯城焉與民守之效死而
民弗去又云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注土
地乃先人之所受也世世守之非己所能專爲至死不可去
也章指言大王去邠權也效死而守業義也義權不並故曰
擇而去之也則公羊之說正左氏之說權也禮記禮運云故
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注變當爲辯正也君守社稷臣衛君宗廟者患謂見圍入故詩大明正
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注變當爲辯
義云曲禮下云國君死社稷公羊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則
諸侯爲人侵伐當以死守之而公劉大王皆避難遷徙者禮
之所言爲國正法公劉太王則權時之宜論語曰可與適道
未可與權公羊傳曰權者反經合義權者稱也稱其輕重度
其利害而爲之公劉遭夏人之亂而被迫逐若顧戀疆宇或
至滅亡所以避諸夏而入戎狄也大王爲狄所攻必求土地
不得其地則攻將不止戰以求勝則人多殺傷故又棄戎狄
而適岐陽所以成三分之業建七百之基雖於禮爲非而其
實則是此乃賢者達節不可以常禮格之按春秋時國滅君
逃不可以公劉太王律公劉大王居邠雖云播遷宗社
仍存是亡猶不亡也春秋國既滅亡宗祀即斬徒爲寓公全

生忍辱故示之以正曰國滅君死也舍此無他義也亦無所
爲權也孟子告滕文公以事齊事楚章語爲正其引太王事
不過廣爲譬說而終歸於效死勿去爾戰國擾攘滕文吏向
何處遷徙哉○注明國當存○正以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新
王興滅國故當存也○注不書至爲重○孟子盡心下民爲
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故以滅國爲重也舊疏云欲決定四年
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文也彼注云舉國
滅爲重書以歸殺之者責不死位也是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四終

子汝荼校字
昭文孫同康參校